

# 觀概本日

着海幼周

版出社命生新

周幼海著

日本概觀

新生命社印行

# 日本概觀目錄

一	前言	(一)
二	日本憲法之特殊性	(六)
三	日本的文化	(九)
四	日本精神	(一六)
五	日本趣味	(二〇)
六	日本的社會	(二七)
一	明治時的日本社會	(二七)
二	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	(三三)
三	戰時的日本社會	(三九)
四	日本社會之特質	(四六)
七	日本之國民性	(四九)
一	日本之國民性	(四九)

二	中日國民性之比較	.....	(六八)
八	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	.....	(七四)
九	一點日本人的關於中日關係的言論	.....	(八三)
十	結論	.....	(九二)

## 附 錄

一	再度來日感想	.....	(九七)
二	寄友人	.....	(一〇一)
三	再寄友人	.....	(一〇七)
四	與日本友人談話錄	.....	(一一三)
五	近感兩則	.....	(一二九)
六	我與日本	.....	(一三七)
七	夏遊小記	.....	(一三八)

## 一 前言

認識日本是現在唱得很高的一句口號，如果不努力去實行的話，其結果也許僅只成爲一句口號而已。中日戰爭以來，無論站在怎樣的立場，認識日本是中國人應努力的工作。但是一直到目前，從沒有出現過一部介紹日本的中國人寫的書，有之，只是一些散於各定期刊物上的文章。這本小書之目的，就在使每一個中國人，得有一個機會較有系統的知道日本的一些事，一些我認爲重要的事。

中國人往往說，能使中國人正確認識日本者惟有日本人。似乎一時，日本人也有着同樣的意見。所以他們極力（極力做或極力勸導）改變他們對中國人的方法及態度，使中國人對他們增加好感，同時在好的一方面認識日本。這是一件可愛的工作，其成功與否，及成功的程度怎樣，沒有研究的必要。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已在做這件工作，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這個可愛的決心。但是，這個可愛的決心，並不長久，因爲最近，據我觀察他們的言語行動，覺得他們改變了以上的思想。他們現在却認爲，能使中國人正確認識日本者，唯有已經

正確認識了日本的中國人。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說法，理由可以說是中國人與中國人間好講話些。本來，中國人是最聰明的，中國人之所以說唯有日本人才能使中國人認識日本的理由之一，不過是中國人在巧妙的躲避他的責任。事實是這樣，如果有一個中國人沒有認識日本，或是沒有正確的認識日本，他可以說，一切原因都在日本人。我不敢說日本人也學了這聰明的一着，我却認為聰明是聰明，但太滑頭了。這滑頭完全是中國式的。我不避困難的，開始這件不聰明的的工作。

認識日本，不管站在中國的立場，或是日本的立場，無疑的是當前的一件急務。中國人認識了日本，好與日本人進行一切。日本人使中國人認識了日本，願意中國人覺得日本是一個可親的國家。但是問題却發生在「正確」二字，所謂認識，必須是正確的。怎樣才算正確呢？我以為正確的，別人以為不正確；日本人說是正確的，中國人說是不正確；現在可以說的話，不一定正確；現在不可以說的話，不一定不正確；現在正確的，將來也許不正確；現在不正確的，將來也許正確。所以，「正確」二字的意義及範圍如何之決定，是這本小書的前提。但是爲了這決定，我可幾乎預備放棄這書的寫作。結果，我決定，我認為正確的我寫下來，盡可能的寫下來。（後一句比前一句重要。）我更料想到有人會說我不正確，當然也

有人會說我正確。我只願認爲我正確的人，採取我的意見，相反的人，讀了我的書後，大罵我一頓（不管用那國語言），或是作一個卑視的樣子，什麼都在我意料之中。

最在我意料之中的，是也許有日本人會覺得，我應該將日本寫得更好些；而也許有中國人會覺得，我爲什麼將日本寫得這樣好，應該再寫壞些。自視高，視人低，是人類的通病，這兩者都不是正確的。我雖然在做這件笨的工作，但也很聰明，這聰明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最正確的事是在中間，所謂「中庸」是也。

爲什麼一件事，兩個人看起來，一個會認爲正確，一個會認爲不正確呢？原因只是立場不同。中國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日本人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能體諒人的人，就因爲能站在人家的立場設想，這種人是很少的。）所以，接着來的，爲什麼要認識日本，因立場不同，說話就兩樣。因爲認識日本不過是第一步，利用認識日本所得的結果爲一工具，而且使用這工具，才能開始第二步的解決中日間的一切。我不願在這裏多談到這些，但我覺得又不能不蜻蜓點水似的提一提。

認識日本我有着四個方法：第一是深深參加他們的生活，第二是與他們做痛快的公正的談話，第三是讀他們的書，第四則爲自己思索。我將要寫的一切，就是用這四種方法所得來

的結果。

認識日本因出發點不同，我認爲可以分爲兩方面：第一，是認識日本的本身，關於他們的歷史、文化、民族、社會等等的研究；第二，是認識日本怎樣的在研究中國，及他們究竟怎樣解釋中日間歷史上的一切。這兩點，我認爲後者在目前較前者爲重要，因爲後者決定我們的日本觀，是支配前者的。

這本書，並沒有詳細的說到日本的每一方面，例如沒有說到他們的文學、藝術、及家庭生活等等。也沒有將日本作地理方面的介紹。因爲這本書的形式，不是遊記，或隨筆式的。很多日本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都採取這兩種形式：關於北平，北平的吃、北平的風景之類；關於上海，在上海怎樣遇見故世的魯迅之類。就是我所說的，也並沒有完全說完。在這種時代，除非跑到一個保險沒有任何人聽得見的地方去獨語以外，我們很不可能說盡自己要說的話。所以，關於這一點，我也並不很傷心。

很多日本人，說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國家。例如有名的室伏高信，在他寫的關於中國的一本書上，就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意見不知道是恭維還是輕視中國。假使我們平心靜氣的想想，實際上，也的確有點這樣，常常一個中國人會回答不出關於中國的問題。不錯，我們有



林語堂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而日本尙沒有類似的書。但是林語堂的這冊書，最大的錯處就在用英文寫的，因為這錯處，日本人說是他僅寫給「英美人」看的，而忽視他的價值。但在一個外國人看起來，中國也許是不可思議，而成了謎的國家。但是日本是不是謎的國家呢？平均的說，一個日本人知道日本的事，往往比中國人知道中國的事爲多。但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大，日本小；中國歷史長，日本歷史較中國短。所以我以爲，日本雖然沒有中國那樣不可思議，但很多地方，也是相當令我們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西洋是科學的國家（當然誰都可以說，法國是一首浪漫的小詩），中國是哲學的國家（不是唯物論的哲學），而日本則是一半科學一半哲學的國家。所以，日本不像中國那樣不可思議，也不像西洋各國那樣「可思議」——以這點爲結論，結束前言。

## 二 日本憲法之特殊性

在這一節裏，我不預備採取「日本憲法論」的形式，我只將日本人對他們的憲法研究，而我認為這些研究中，確有特殊性的地方，擇要寫下來。在任何中國人前，我願意說明日本憲法的特殊地方，雖然我不願將這些特殊地方，以科學或社會學的眼光來批評。

曾有一位日本朋友勸我研究日本的憲法，他的意思是，要認識日本，必先知道日本的憲法有着怎樣的一種性質。關於這事的重要，我早就知道了。曾記得，我也同樣勸過一位朋友留心日本的憲法，他笑着反問我，爲什麼我要勸他留心這些事。到現在，我仍覺得他這態度是錯誤的。不知道日本的憲法，就不能正確的知道什麼是日本的國體，日本人所得意的國體。不知道日本的國體，還談什麼認識日本？當然最要緊的，是研究日本的憲法特殊性時，不能忘記我們的立場。這本書的任何一處，我都沒有忘記這一點。

所謂日本的國體，任何人都似乎可以回答得出，就是有天皇。日本人如果聽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回答，是不會滿意的。如果認為日本天皇，與世界上其他各國，例如英國的皇帝一

樣，那日本人簡直可以生氣了。

日本憲法第一條，載有如下的條文：

「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天皇之ヲ統治ス」

爲鄭重及避免誤會起見，我寫下原文，這意思就是：

「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所統治。」

日本的每一個憲法學者，都可以說在認爲憲法第一條是日本帝國憲法之源泉。無此，即無日本帝國憲法，更是日本所有法規的根本。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萬世一系」四字，假使沒有這四字，憲法第一條的重要性至少減去了一大半。關於這四字，我想，沒有詳細解釋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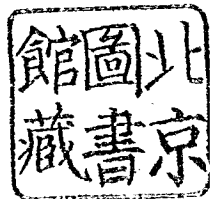
日本憲法第三條：

「天皇ハ神聖ニシテ侵スベカラス」

意思即：

「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一條，既注重「神聖」，也注重「不可侵犯」。基於這條，即產生天皇非自然人，是



神，是現人神的學說。

因此，在日本老百姓間，天皇不僅是日本的最高代表者，而且是神。一億的日本人，乃是這神的子女兒孫。

這兩條可以說是日本憲法特殊性之所在。普通我們知道日本是君主立憲國，日本人也無法否認這點。例如，君主立憲國是以議會活動爲中心，日本議會之黃金時代雖已過去，一時也到過最高峯的。但是在目前，我們的確不能以爲日本的君主立憲政治是和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一樣。英國的皇帝是人，是國家的元首。但爲了戀愛的糾紛，也可以放棄這元首的權利義務。而日本的天皇是神，整個日本爲這神而存在，整個日本爲這神而努力一切，整個日本在做任何事時，心中都念念不忘這神。從這裏更產生出日本人的「八紘一字」，一部分中國人解釋「八紘一字」，是日本人的統治整個世界，而以天皇爲世界的天皇之野心。但是據日本人說來，根本不是這樣。所謂「八紘一字」只是基於「東洋的道義精神」。

最後，我不能不提這點，就是在日本也有「天皇機關說」的法律學說存在過，我之用「存在過」，因爲我相信現在不會有這種學說了。我不必解釋這是一種怎樣的學說，總之，與上述一切相反對罷了。

### 三 日本的文化

這是一個大題目，大得要一個日本人來寫也可以寫十幾萬字，但是我却用小的方法說。當我在小學時，國文先生曾告訴我們，大題目要小作，小題目要大作。我現在就採取這個方法。假使有人（多半是日本人）認為我在這一節太簡陋的話，我先請他注意這點。

日本究竟有沒有日本的固有文化？一九四三年六月號的「改造」上，載有武者小路實篤的一篇叫「從支那旅行回來」的文章。武者小路是日本的文豪，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更是一位托爾斯太的愛好者。在這篇短文中，他說起代表日本去南京參加中日文化協會大會，接着去華北旅行。最後，他很熱情的寫了下面這一段：

「我這次到支那旅行，最感到的事，是支那人在肚子裏，輕視着日本的文化。某人說支那人說『日本有文化嗎？』老實說，多少有些支那人像是這樣想着。

「於是，我問支那文化人，日本畫家中知道誰，僅只知道北齋，這恐怕也是從西洋書籍上知道，而不是從日本書籍上知道的。」

這是重要的一段，下面他還接着說，爲了要看中國古時的好畫，在中國差不多看不到，而在日本可以看到的一點，中國人是應該感謝日本的。這一點，在這裏沒有什麼大關係，所以沒有譯出。不過讓我說句夢話，如果日本將這些中國古時的畫，還給，或是出價讓中國買回去，那我們更加感謝了。在西洋也有中國古時的好畫，對西洋人，我們也有這樣一個夢想。

日本難道有文化嗎？有這種思想的中國人，是絕對錯誤，無怪武者小路要不高興了。日本是有文化的，問題只是在日本的文化，究竟怎樣形成的一點。

中國人中也有這樣的想法，就算日本有文化，日本古時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現代的文化，也是學習西洋的文明。日本沒有他們自己的文化。這說法由中國人看起來，可以說是不錯。日本人看起來，會生着氣的覺得不對。但是，日本人不能否認他們古時從中國學習了近於一切，中國人也不能否認經過了一千多年日本人已將他們學習來的一切加以日本化。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

日本紀元一年，是中國的春秋周惠王十七年，西曆紀元前六五一年。那時在中國，是封

建時代的初期。而日本，則在氏族制基本社會崩壞過程中。「大和民族出現在此島國時，大約在氏族制基本社會之崩壞過程中的時代。」（加田哲二著「日本經濟新論」前篇一四一頁）根據社會學，氏族社會崩壞於野蠻時代的高級，那時日本尚未有文化，是明顯的事。中國文化第一次輸入日本，是應神天皇即位後八十一年，日本紀元九百四十五年。是年二月壬仁由百濟來日本，獻了論語及千字文，是有名的事。那時中國是晉武帝六年，西曆紀元後二八五年。這時中國已經到了晉朝，小孩子都知道的諸葛亮，已經死去了五十一年。那時的日本，不能說沒有文化，但是很幼稚的，與當時的中國相較，不能以道里計。遣隋使小野妹子到中國時，是隋煬帝三年。日本紀元一千二百六十七年。當時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就是用漢文寫的，是日本最古的漢文。接着以後的遣唐使，盡量吸收當時中國的一切，對日本文化更有莫大的貢獻。一直到管原道真時，停止了遣唐使為止，那時是日本紀元一千五百五十四年。

從以上的歷史看來，日本在極幼稚的文化期中接受了中國的文化，才能發達其本身之一事，不管世界上那一國人，是無法可以否認的。同時也無法否認，他們將這些逐漸日本化。比如有名的「萬葉集」成功於奈良時代，這是一本包有四千五百首的上自天皇上至庶人的長

歌短歌集，建築方面的東大寺，法隆寺，法華堂等也成功於奈良時代，這些都是日本人動不動向我國人誇耀，而自以爲是他們的固有文化的。

這是他們古來學習中國文化的大概，他們的確是規規矩矩的學了，而且很聰明的將一切日本化。無怪現在的一些日本人，竟否認日本曾從中國學習，或是說僅僅學了一點了。

而佛教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也曾給予日本以相當的影響。

至於他們現代的一切，那又無異議的是從西洋學來的。科學、醫學、現在用來與英美打仗的飛機大炮，用裸體作模特兒的繪畫或彫刻，浪漫派的音樂與自然主義的文學等等都是。但是這一些，最近（我的意思是說，與所謂西洋諸國中的幾國開戰以來）又開始日本化。科學在建立日本式的科學，醫學也在建立日本式的醫學。沒有現實性的繪畫或彫刻，那就是缺乏時代意識。音樂也是一樣，提倡日本人的作品，除了德國等盟邦以外，最近連義大利的音樂，也在音樂會中消滅。莫泊桑的作品，兩年前就被禁止了。一切必須日本化，「回到日本固有的姿態」，這是他們一句很有意思的口號。以他們會有的經驗（雖然已經是一千多年以前），我相信，他們這次的努力，一定又可以有偉大的成績出現。不過一千多年前，究竟是一千多年前，我們對一千多年前的知識，無論如何是不多於現在的。因此，我雖無法看



見日本在一千多年前怎樣日本化了中國的事物，但我却能親身經歷、冷眼旁觀（的確如此）的觀察日本現在怎樣在日本化西洋的事物。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些日本人抱着看不慣的態度，認為不必這樣注重形式，比如音樂會中的演奏者，不穿夜禮服而穿國民服。但也有些日本人，嫌一切進行得太慢，比如要將一切日本的外來語（外來語就是日本從外國文字中音譯的語言）都取消而發明日本文。如果真的這樣，我不知道他們將要怎樣去稱呼「アイスクリーム」(Ice-cream) 了。

日本現代的文化水準，我們不得不承認是超過中國。明治維新以來教育發達的結果，提高了日本的文化水準。而日本國內情勢，五六十年來之安定，不像中國那樣在天災人禍中，當然也是一個外在原因。比如日本出版事業之發達，及與此互為因果的一般人之讀書熱，都是我們萬萬不及的。此外欣賞繪畫及音樂程度之高及愛好，都超過一般中國人。中國人的一般青年，有幾個知道寫實派與印象派之分別，及 Adante 表現着怎樣的感情？更令我們慚愧不已的，是國民體格方面，日本人之強健，尤其是兒童的健康。這一切事，我們必須下決心努力趕上日本，而最大的原動力，當然是政府的提倡和援助。

關於日本文化的各方面，如果要寫，簡直多極。特殊的比如日本的文學，包括和歌、俳

句，日本的古典文學，如日本書紀，源氏物語等。再比如武者小路實篤開人的日本繪畫，江戸時代的浮世繪，日本的歌舞伎及能樂，日本的音樂及民謠等等。但是這些，若非專家，就是寫，也不過是一點皮毛而已。也就是我避免這些原因，我盼望有介紹這方面的著作出現。

#### 最後我要談到日本的語言。

我靈感的認為日本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常常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翻譯一句日本話，尤其是俏皮話。日本話的巧妙，可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明之。用俗話說，就是日本話很轉彎抹角。聽了一句話的一半，以為是這意思，但是等這話說完，却完全是相反的意思。同時，因為日文不但有假名（就是日本字母），更有漢字。日本的漢字，對專門用漢字的我們，是別感風味的。比如，名詞差不多一樣，僅僅日本與中國比較，往往倒着而已。像中國人說「和平」，日本人說「平和」，中國人說「剩餘」，日本人說「餘剩」等等。而日本的漢字，有很多對中國人是莫名其妙。比如「面白」，是一個形容詞，就是有趣的意思。「勉強」二字，在日本，代表了用功的意思雖。然中國人也學着用日本的漢字，像「不可思議」，「殺風景」等等，但是我想，中國人還不至於說：「你這個人很『面白』」

白」吧！再有，譏笑的事，日本人用漢字表現爲「皮肉」，我不知道這是否與「皮笑肉不笑」有關。

提到日本的漢字，關於日本之愛發明新的名詞，是不能不提的。事變，「西安事變」是事變，但他們連中日戰爭也說是事變。他們將中日戰爭看作像「上海事變」一樣。最近，他們又發明一個新名詞，「轉進」，從南方某一個據點轉進到另一個據點，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吾軍於某某據點已完成任務，於與敵軍重大損害，並撤廢軍事設施後，安全退至某地」。而日本人用兩個字表現了這一切，這一點就可以反駁任何認日本人爲不聰明的理論。日本人自創的漢字 比如此，亡，込，歸等等，都表示小地方，日本人是也很聰明。

#### 四 日本精神

日本精神是日本向來在誇耀，而沒有比現在再誇耀的。從南方，泰國，緬甸，菲列濱等處來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看起來，都是一個樣子），報上總是說他們來吸收日本精神。同樣，也這樣說中國留學生。那麼，究竟什麼是日本精神呢？報上並沒有談起，我來日本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日本人能具體的解釋給我。但是我也絕不因這樣，而一定要說並沒有什麼日本精神。

曾有一個日本大學生，問我知道日本精神不？這一段，我曾寫在「與日本友人談話錄」上，現在，我照樣的抄下來。

丁：（大學生）「你知道『日本精神』嗎？」

我：「我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才是『日本精神』。安岡正篤氏在『日本精神通義』上說，『日本精神』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說明的，你能將你的意見說給我聽嗎？」

丁：（想了一想）「我也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也說不出，正如安岡正篤氏說的，是文字語言不能說明的。」

我：「比如阿茲島的兩千勇士之死，就能代表『日本精神』，是嗎？」

丁：「正是這樣！」

我：「但是中國這種事也有，比如，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揚州十日的史可法。而西洋這種爲國犧牲的事，也是有的，比如 Tennyson 在『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歌頌的事，這是人類的精神，不能說僅是日本的精神。」

丁：「也許日本多點！」

我：「也許日本多點，但是，如果你們不能明明白白的解釋給我們聽，一個外國人，頂多除了知道有『日本精神』外，怎麼能了解『日本精神』？」

我們的談話在當時，也只是到這裏爲止，並沒有再說下去。假使有一方一定要說下去的話，這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所以，雙方都避免的適可而止。

事實上，日本精神是有的，而也只有日本人才能了解。所謂日本精神，以事實來說，就是爲了天皇肯拚死，在死之前，高呼三聲天皇萬歲，然後白刃殺進敵人的陣地裏，和敵人同

亡。空軍也是一樣，如果飛機不行了，打着無線電，說幾時幾分實行「體當」(就是連人帶飛機向敵機或敵艦上撞去)，最後一定也是天皇萬歲。這兩件事，最使日本老百姓感激無量，而被認為日本精神的最高峯。後一件事，據說竟到了近來禁止輕易就實行「體當」的一步，因為，可以有方法使人及飛機都回來時，應該設法回來。而最近的年青飛機士，少年航空兵，都興奮到不顧這點。有一位日本先生，向一羣中國留學生嚴重的說，「你們不懂得這個，你們心中沒有國家！」

日本精神和大和魂，我以為，除了範圍之大小以外，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比如明年朝鮮人也要去當兵，如果他們也有上述兩種行為的任何一種的表現，我們就可以說他有日本精神，但不能說他有大和魂，因為他不是大和民族。但是，可以說他受了大和魂的影響。

在南方飛機上指揮作戰時，壯烈戰死的山本元帥不但有日本精神，更有「山本精神」，他之能特別被稱為山本精神及軍神的，我想不是因為他在聯合最高指揮官職上戰死的原故。因為在阿茲島上率領兩千勇士玉碎(日本人現在很愛用這兩字)的山崎部隊長，也有山崎精神及山崎魂。當然，所謂山本精神和山崎精神，可以說是一樣，而被包括於日本精神。

我曾聽見中國人說，日本人打仗時之肯拚命，不過是一時的衝動，這樣說起來，日本精

神也成因於一時衝動。這錯誤，連我都要來替可愛的日本人辯護。當然一時的感情，是免不了的。但是最大的原因，不在這裏，最大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他們的民族性，這民族性是古來的武士道再加上古來的教育。第二是明治以來的國民教育。就是日本國民教育的成功，偉大的，驚人的，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成功。如果我們輕視這點，那就等於，比如日本有十萬萬架飛機，而美國就以爲日本只有十萬架一樣！

當然，除了爲天皇奮不顧身以外，日本民族的優秀之點，也可以包括於日本精神中的。如上所述，以壯烈爲國爲天皇戰死的事實來說明日本精神，也許日本人會表示不滿，或認爲日本精神並不只是這麼簡單。但是就算這反對能成立的話，在日本人不能以語言文字向外國人說明以前，我仍以上述事實，代表或表現日本精神。

## 五 日本趣味

假使能說日本精神是日本男子所特有的，那我倒很願意說日本趣味是日本女子所特有。

當然一定有日本人會反對這句話，而認為日本精神不懂日本男子有，日本女子也有，以及日本趣味不懂日本女子有，日本男子也有。或是認為日本精神就是日本趣味，日本趣味就是日本精神。這是日本自己的事，我當然無法硬和他們理論。但是，我深深的如上這樣感覺。劍道柔道以及銃劍術代表日本精神，華道（花道）茶道三味線代表日本趣味。當然很少數的女子也學習劍道或柔道，尤其近來，「國民皆兵」使女子也臉上戴着鐵罩，拚命的一聲聲的在大叫着的，學習着銃劍術。而同時，華道及茶道的先生，很多是男子。但是，我總覺得劍道及柔道應該只有男子學習，華道及茶道才是女子們的功課。

所謂趣味二字，本是日本的漢字。翻譯成中文，該是說一種別有風味的事情，這種事情，不知在中國有多少，可惜現在中國人，尤其是一般青年，多忽視了這些美麗的別有風味的事。這是一件不幸，我們應該注意。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其「趣味」，中國所有的不提，像法國巴黎郊外的鄉村生活，就是法國趣味之一。維也納的路旁的咖啡店，就是維也納的趣味。倫敦的霧夜，也可以說是倫敦的一個趣味。而日本，也有日本趣味。

像有人會問過我不知道「日本精神」一樣的，也有人問過我，知道「日本趣味」不？遇見這樣的問題，我含糊不給肯定的回答。

我的意見是這樣，假使「趣味」就是別有風味的事，那凡是一個人，不管他是那一國人，只要他懂得美的話，他是很容易就領略到各種趣味的。像這樣一個人，假定他的國籍是阿比西尼亞，如果他去法國住半年，英國住半年，德國住半年，再到日本住半年，中國住半年，我敢說，他一定能盡他所愛好的領略到一切趣味。換句話，假使一個不懂得美的任何一國人，他在自己國裏住上八十年，我有把握他說不出什麼是他自己國家的趣味。

我更以為，我以為是「趣味」的，別人不一定同樣的以為。比如關於日本，我認為很富於「日本趣味」的，日本人往往以為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日本人以為是一件「日本趣味」而介紹給我時，我往往覺得，只是特別並不「別有風味」！所以勸人去愛好某一件趣味，是最笨的人才做的事，就算那人連連說這是一件「偉大的趣味」，也不過是當面不願使人難堪而

已，中國人最愛也最喜做這事。審美的觀點是每一個人都不同的，這句話，現在看起來，也許又會被人說太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或是什麼主義。但是，這句話現在不合乎時代，幾十年前，有無數人爲這句話歡呼過，而幾十年後，或幾年後，沒有人敢說，不會再有無數人爲這句話歡呼。

我們再來看「日本趣味」究竟是什麼，既然各國有各國的趣味，那日本趣味一定不同於各國。可是這一點，不幸的，和「日本精神」一樣，除了以事實說明外，語言文字又是無法解釋的了。但是大體上，日本趣味富有東洋性，那麼，和中國趣味及印度趣味怎樣區別呢？我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所以，這大體的解釋，只是等於沒有解釋。

日本人普通以爲富有日本趣味，而特別介紹給外國人的，是華道，茶道，頂上有一點雪的富士山，滿開着的櫻花下略有點酒醉的引吭高歌，中國人聽起來就像日本人聽京戲一樣莫名其妙的歌舞伎，日本的新年，日本庭園之特有的佈置，和服，中國人看起來是兩個不能再胖的胖子在角力的相撲等等，這些也可以說是日本特有的。華道和茶道雖然都是中國古時就有的，但是目前沒有日本這樣盛行。任何一個上流家庭的日本小姐，在高等女學校畢業後，就開始華道茶道以及其他的「稽古」（用英文表示就是Judo），以爲其結婚時良好的資格之

一。富士山是太有名了，我會說過對富士山的意見，此地略爲重述。富士山是應該遠看的，雖然很多日本人都說有爬一次富士山的必要，及爬上富士山後，景緻是如何的好，我始終不預備爬富士山。櫻花的一切，也不必多說，有人以櫻花之無常，象徵日本的國民性。我覺得與其在明媚的春天裏，特爲去看櫻花而去看櫻花，不如在一個綿綿春雨的夜裏，偶爾經過一片櫻花林，腳踏花泥，像怕驚醒誰的夢似的，輕輕的走着，來得別有風味。我就偶爾有過這樣一個經驗，也永不會忘記。歌舞伎，我雖不能完全聽懂那些歌詞，但是在舞踏上，我很領略到一些象徵的意味。京戲也是象徵的，京戲的象徵缺少點美，而歌舞伎正富有這些。有一位日本朋友說，京戲使他頭痛，這是他不懂的關係。同樣，歌舞伎之歌聲，對一個不懂的外國人，也是非常奇怪的。其他的日本一切衣食住行之習慣，很多地方是與中國不同的，與他國不同的不一定富有趣味，我總這樣以爲。關於相撲，可以看出日本一個有趣的國民性。日本人愛好相撲，就如同美國人愛好拳鬥。但是相撲與拳鬥不同，相撲是一霎間敗了，就是全局敗了。拳鬥是敗了一次，不能算敗，一定要打完了規定的局數，或是一方被打倒睡在地上，超過規定時間不再爬起來時，再算勝負。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與美國的不同來。

我有我感覺到的日本趣味，這些也許不會被日本人承認爲日本趣味，但是我極高興的寫在這裏。

第一，我曾說過的，在冬天裏，如果能看見一位穿著很漂亮和服的漂亮的上流日本小姐，（這幾個條件不能缺少一樣），因爲太冷，圍着圍巾，縮着兩手以遮住臉龐的下部份，而以小脚步，很快的走着時，就是一幅絕美的富有日本趣味的圖畫。

下雨天，大家都穿着木鞋子，車站附近，吵得令人心煩。但是靜靜的坐在自己的房間裏，遠遠傳過來一陣木屐聲（這兩字我在七八年前就擺在心上了），漸漸近了，再又遠了時，我也認爲這富於日本趣味。雖然在廣州或香港也有很多人穿木鞋子，但是走起路的音節不及日本人美妙。

有一次，一個日本朋友帶我到淺草附近的一間極小的「オデン屋」去吃飯，「オデン」是一種極大衆化的，但很好吃的日本食物。大衆化得很多日本上流小姐，因爲既上流又是小姐的原故，從沒有吃過。這間極小的「オデン屋」，雖在現在這樣的時候，仍有相當不錯的東西吃；而且普通學生喝不到酒，那裏講交情可以喝；普通兩個人喝一瓶，那裏一個人可以喝兩瓶。我好奇的去了，順便去看「淺草的觀音」。凡是到東京來過或住過的人，總知道淺

草有點像南京夫子廟，上海城隍廟，北平天橋的意味。而也一定知道淺草有觀音廟，廟裏有觀音菩薩。可是我彼帶去看的觀音，不是廟裏的，而是那間極小的「オデン屋」的老板娘的小姑娘。因為她很漂亮，人們都叫他「淺草的觀音」，這些人不去看真的菩薩，而來這裏向「淺草的觀音」致敬，我也這樣去了一次。這觀音笑的時候，居然也用扇子遮住了臉，就憑這點，我就不大滿意這「觀音」。我愛的倒是那只能坐四五個人的，頗能使人舒服的吃一點，喝一點的「オデン屋」。雖然在中國要找，並不是沒有這樣的地方。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日本趣味」。

今年春天，我看了一張日本影戲，叫「姿三四郎」。是說明治時的一個青年柔道家，由苦學至成名的經過，並插上一段「明治時的戀愛」。這「明治時的戀愛」表現在如下這樣一個場面。男主角去神社禮拜，是一個微雪天，在他歸途的石階上，他遇見了女主角，女主角的「下」(木履)的線斷了，不能再穿，打着傘在很焦急。於是這男主角一言不語的走過去，替他修好了「下駄」，到修好時爲止，女主角也一言不語的用傘替他擋着雪，修好了後，他倆仍一言不語的分開，男主角在匆忙中忘記了一條「手拭」(長長的日本式的手巾)，因這條手拭，他倆再度相遇時，互相認識。這樣的相識，很有中國後花園的味道，但中國男

人比較方法巧妙些。在這張片子中，更表現了很多其他明治的生活情形，像現在日本影戲中的現代劇的主題，是被戰爭及鼓勵結婚所支配一樣，描寫古時的影戲，更有一種風味。這張影戲，我看了三次，每次都更認為極富於日本趣味。假使明治時完全如這張片子所表現的一樣，我倒極願意去「明治社會」裏，住上一年半載。提起了明治社會，我想起樋口一葉，她是明治時的一個短命女小說家，生長在不是上流的家庭裏。她的「十三夜」那篇小說，也極有日本趣味。因「十三夜」我對她很有好感，像我想像李清照是極美似的，我想像她也應該很漂亮。

假使有誰問我愛好中國趣味，還是日本趣味，那我首先認為這先生的問題，是多餘的。假使一定要我回答，我會挺起胸的說，當然是中國趣味。我之所以能依自己愛好去發現日本趣味，也都只是中國趣味所啓示我的原故。

## 六 日本的社會

### 一 明治時的日本社會

假使不是專門研究日本社會史，只是爲了解日本而想知道日本社會的話，我以爲我們應該以現階段的日本社會，爲我們研究的對象。但是要研究現階段的日本社會，我們不能不從明治時說起。我在這裏要說的一切，極力避免專門的學術性質，我願意將一些小小的，但是能從這些知道全部的地方，介紹給大家。

所謂明治的意思，正確說是明治維新。德川幕府之大政奉還，是日本紀元二五二七年，滿清同治六年，翌年改國號爲明治。明治天皇即位時，年僅十六，由關白二條齊敬攝政，是明治維新最初的開始。所以，在說到明治社會以前，我們必須簡單的先看明治以前的日本，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情勢之下。

明治維新前，日本是封建制度，而日本近世封建制，是成立於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是德川家康，由德川家康至大政奉還之德川慶喜時爲止，共二百六十餘年。這二

百六十餘年，即所謂武家政治，而最後，封建制度開始崩壞。

生產發達，商品交換逐漸形成勢力，商人逐漸在社會上佔據中心，是封建社會崩壞的一個原因，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是如此。同時，西洋勢力之侵入日本，更加促進了這一點，不過，日本封建制度崩壞於近世，西洋則崩壞於中世以後，中國却遠在春秋戰國以後的秦之統一，（這是一種說法，但這說法並不完全正確。）這一點，也在此提一提。

封建制度之一特徵，是身分階級的存在，這身分階級的本質，當然與其他社會之身分階級一樣的。德川幕府時的日本社會，有如下的階級：第一是皇族，皇族超越當時的社會，為絕對特殊階級。而實際上構成當時社會的，只是武士，商工民，農民。武士當然是一切之支配者，依權力大小更有征夷大將軍，諸侯及一般武士三者之分別。商工民及農民乃是被支配階級。與世界各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同樣的，日本也因生產工具逐漸進步，交換也隨之發達，莊園式的自給經濟也逐漸被破壞。同時，都市開始成立，開始支配農村而形成社會之中心，在都市的商工民，尤其是商民的財富，也一天天的增加。相反的，只是享樂而不生產的武士，却一天天貧窮下去。在德川幕府末期，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武士向商工民借貸的事，這樣一來，所謂武士道精神也開始消沉，封建制度不免進入崩壞之途。



而外力的壓迫，也促進了封建制度的崩壞。本來，日本採取了鎖國政策，如同中國的閉關自守。鎖國開始於日本寬永年間，日本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九年，至美國海軍彼理來日本，定契和日本通商時為止，共二百十四年。在這時間內，日本雖能閉關發展其本身的文化，形成江戸時期的發達，一面也不免忽視當時世界情勢，以至在種種方面較西洋各國退步，彼理來航後，方如大夢初醒。

彼理之來日本，是嘉永六年，正是清朝咸豐三年。距西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南京條約，僅只十二年。西洋帝國主義隨即着眼日本，於日本紀元二千五百十四年，即安政元年，與當時德川幕府締結「和親條約」。更於安政五年，幕府未得天皇同意，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與美國訂立「日美通商條約」，接着，日荷日俄日英日法諸條約，也於簽約則違背天皇，不簽約則勢必與西洋帝國主義開戰之情形下調印，這就是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一直到明治三十二年廢止治外法權，明治四十四年關稅恢復獨立為止，日本共忍辱約五十年。

未得天皇許可而與西洋各國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引起國民痛憤，再加以當時幕府之腐敗，故幕末的日本，熱烈的展開了尊皇討幕的思想與行動。尊皇者是擁護天皇，討幕乃是討伐幕府。其情形與滿清末年，革命思想及行動之熱烈，可以說沒有兩樣。德川幕府在這種內既

不能安定國家，外又不能抵抗西洋各國的情形下，不得不將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如果有誰懷疑爲什麼當時日本不像中國那樣革命的話，原因很多，不過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民族性，這一點我留在日本民族性一節中再說。

要說明治維新是一種不徹底的不激烈的革命，也未嘗不可。明治維新根本是商工民，換句話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聯合下級武士，或是下級武士利用新興資產階級，對支配者的一種鬥爭。這種鬥爭之最典型的，我們可以在法國大革命史上看見。明治維新之所以用「維新」而不用「革命」，不過因爲維新的一切，沒有影響到國家的元首而已。

我們簡單的知道以上情形，再來看明治社會究竟怎樣。我現在分敘如下：

一、明治前之封建制度，最大的特色，我認爲是封建社會之實際構成，僅爲上述武士，商工民，及農民三階級，而皇族則遠遠的超越着當時的社會，這也就是明治維新爲什麼沒有影響到皇族的一個原因。不過，這特色不僅在當時那樣，就是現在也可以說是如此。僅僅在戰爭下，皇族是現實多了。

二、西洋各國的勢力，開始侵入日本後，西洋思想當然輸入日本。和中國情形一樣，西洋思想與固有日本思想不免發生衝突。明治初期，西洋西洋，任何事都是西洋，上自內閣大

臣大至庶民家的小姑娘，都崇拜西洋。而產生了有名的「鹿鳴館」，鹿鳴館就是當時日本政府要人，比如伊藤博文，每晚在這裏集合內外上流人士，舉行跳舞會的地方。據說這種現象之產生，不過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極力想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西洋帝國主義認為日本文化水準，尚未達到可以廢除的地步，於是政府就提倡歐化，穿西裝，吃洋菜，蓋洋房，剪髮等等，更在日比谷設立鹿鳴館，每晚舉行盛大的跳舞會，內外紳士淑女都來鹿鳴館跳舞，連深閨的小姐們都出來「社交舞蹈」（這是當時的名詞），可以證明日本之文化及生活水準，已到了應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一面既是努力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手段，一面更可以消遣消遣，正是寓救國於娛樂中，倒也未嘗不是一石二鳥。【我在一本大正十一年出版的「明治文化史」上，讀到當時「時事新報」紀錄明治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在伊藤總理大臣官邸舉行的「化妝跳舞會」一節，頗有趣味。現在我們親身經歷的一個時代，與上一個時代相比較，是令人覺得奇怪的，同時，我相信下一個時代，會令人覺得更奇怪！

這種盲目（姑且用這兩字）的歐化，當然引起了一般愛好自己國家的人不滿。也許這些愛好自己國家的人，不知道每晚在鹿鳴館跳舞的先生小姐們，其目的是在趕快設法廢除不平等條約。於是，勃興了國粹保存論，兩者之衝突情形，我們現在可以想像得出。「未至羅馬

盛時已先學其弊」(明治政治史中卷)，這句話最能針對當時的歐化情形。

三、明治以後，封建制度瓦解，封建制的身分階級當然也隨之取消。以前只有武士階級能享受的權利，一般人都可以享受了。社會上的階級，在形式上是變更了，變成華族(貴族)，士族及平民三種。但是後來，隨着工商業之更加的進步，平民中之從事工商業者，漸漸變成了所謂富豪。有名的如三井，住友之門閥富豪，及以汽船事業為中心的岩崎新富豪。因為財政力量雄厚的關係，這種富豪，逐漸超過士族而在社會上佔有驚人的勢力。因此，階級的新的形式，乃是華族，富豪，士族及平民。

四、西洋思想及科學技術相繼傳入日本，明治以後，即開始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封建思想仍鞏固的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一直到現在，我們都可以說日本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有濃厚厚的封建思想存在，所謂「封建的資本主義社會」。

同時西洋文明輸入後，國民生活一般的向上，婦女們的所謂「自覺」的發生等等，都是附隨的現象。

我們如上這樣簡單的了解明治社會後，才能進而了解日本的現代社會。同時，站在我們中國人的立場，我特為提醒大家注意兩點：

一、明治維新時的日本情形，與中國滿清末年沒有兩樣，為什麼人家於短短五十年間，能使他們的國家，不但演戲於世界舞台上，而且所演的是最重要的一角？日本人常常以他們自己的經驗來鼓勵中國人，或是譏笑中國人，我們除了反省過去，努力現在及將來以外，沒有資格說其他的話。唯有等我們備有多量的空軍，能够像日本空軍，現在在太平洋上拼命轟炸美國軍艦一樣的，轟炸我們的敵人時，我們才能堂堂皇皇的說話。這不是夢，明治時的日本人，絕想不到會有今天。現在日本人之敢說明治時的人已經想到了今天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現在的的確確有了今天。這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假使我們努力，任何一切都可以成爲現實！

二、請每一個迷醉外國（這外國包括西洋東洋）的中國人反省，假使不採取人家的長處，就算努力，成功之速度也很慢。明治時雖有「鹿鳴館」之喜劇，但大體上，他們是學習了人家的長處，我們不能盲目學習，要學習好的。

## 二 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

我們既然知道明治時的日本社會的大概情形，對這以後的大正及昭和初期的日本社會，更容易了解。大正起至昭和初期，日本的社會，當然一天天更加進步，也一天天的更加資本

主義典型化。與明治末年日本初期的資本主義相較，又是一番景況了。

一切進步，一切發達的結果，日本社會當然更成爲典型的資本主義。現代都市開始驚人的發達，都市也絕對的支配了農村，獨占事業也蒸蒸日上，新式的階級區別法，也無形中產生。西洋的學術，思想甚至於習慣，不斷的輸入日本，表現在文學，藝術及科學各方面。而這時的日本人，對西洋事物，既不像明治那時之急於消化，也不像明治那時一部份人之拒之如毒蟲猛獸。暴風雨的時代已經過去，暴風雨後之「餘驚」，也逐漸平靜。

一切更「西洋式」的發達，新式的思想也一天天的進步，與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日本現代文化。沒有今日的戰爭，這現代文化是不會發生矛盾與衝突的。日本生產事業，在第一次歐戰時，得有一個良好的機會，充分的發展，更促進一切的繁榮。雖然歐戰停止後，金融恐慌也侵入日本，但這是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有過的情形。因此，日本從大正至昭和之發展，實是歷史上一個不能忽視的時代。現在往往有日本人，回憶當時的生活狀況來，仍戀戀不忘。這種人，也就是所謂「具有自由主義的殘渣者」。現在我將這時期，我們應該注意的，分述如下：

一、資本主義社會既然成立，與這反對的，社會主義思想也隨卽在日本勃興，尤其是大

正初年以來，至使日本進爲全體主義國家的二二六事變時爲至，想必每一個日本人都能歷歷說出那些時的情形。這裏，我略舉以下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發展的事實。

大正元年八月一日 鈴木文治創設日本最初勞動組合友愛會。

大正八年七月 高島素之開始翻譯「資本論」，同七年六月完成。

大正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第三國際指導之下第一次日本共產黨成立。

大正十二年二月四日 日本共產黨開催第一次大會，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次大會。

大正十二年四月 以河合義虎爲中心成立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

大正十二年六月五日 午前五時半第一次日本共產黨開始檢舉，中心人物逃亡。

大正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學生聯合會主催下左傾學生之全國協議會開催，結成「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

會科學聯合會」。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四日 日本左翼運動之劃期成績第二次日本共產黨創立大會成立，以

福本和夫爲中心。

昭和三年二月一日 共產黨之機關誌「赤旗」以新面目刊行。

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 日本全國第二次共產黨大檢舉開始，被稱爲「三一五事件」，總

被檢舉者千餘名以上。

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 第二次共產黨之殘黨全國的總檢舉。

昭和五年一月 日本共產黨開催「擴大中央委員會」正式決定再建日本共產黨。

昭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共產黨第三次大檢舉開始。

昭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成立。

昭和七年五月十五日 五一五事件。

昭和七年九月 名經濟學者河上肇入共產黨，同八年一月十二日被檢舉。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午前五時二二六事件勃發。

我之這樣舉出上述事件，因為日本人極詳細的在研究中國共產黨問題，我們不能不知道他們的社會思想有過怎樣的動向。同時，在向全體主義前進的途中，這些所謂「思想問題」當然一天天減少，以至今日了。

二、西洋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日本固有思想相衝突。「戀愛至上」，「婚姻自由」等口號之產生，是這種衝突表現在男女關係上的結果。這種口號像在中國一樣，在日本也被高聲呼喊過。下述的一件事，雖然也許有人會說太小說化，但是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有



着絕對的現實性。

一個上流（上流二字，我常常用着，我採用的意義，並沒有包括上流的人，就是道德文章了不起的意思，特此聲明。）的子弟，在任何一種情形下，認識了一個雖不算上流，但並不怎樣下流的女孩子，這女孩子也許有着不錯的職業，也許有着的職業並不能使人尊敬。不管職業怎樣，只要自己高尚，是沒有關係的。這思想，一時也在日本流行過。總之，兩個主角這樣認識了，而且接着也所謂「愛」上了。但是，上流人家的子弟，是絕不應該與這種女孩子結合的，所以萬一他倆秘密着的事，不幸被上流的父親知道了，這父親就會想盡方法，而最被普遍使用的方法，就是立刻送自己的兒子到外國去，以爲這樣能使這不幸的一對分開。這樣的事，非常多，一個日本朋友告訴我，在那時這種事竟多到，如果親友間的一個子弟，在不應該到外國去留學時，（日本普通的情形，往往在大學畢業後才去外國。）被送到外國，那麼親友間會不約而同的，大家好奇的說或在心裏想，「難道有了什麼事情嗎？」萬一這不幸的一對不能自制，而產生了「愛的結晶」，那就是所謂私生子了。悲劇也就更悲了。（日本現在沒有「私生子」這名詞。）

當然也有肯奮鬥的人們，不理父兄的上流辦法，自己幹自己的，這情形也和中國一樣。

中國就這樣打倒過禮教，吃人的禮教。禮教被打倒後，又被提倡，提倡後，又被打倒。或是這裏提倡，那裏打倒。結果，禮教仍存在於中國，繼續吃人。不但禮教吃人，說是打倒禮教者，也一樣吃人。同樣，那時在日本盛行的「自由戀愛」，「自由結婚」，並沒有打倒日本式的媒妁婚姻，在目前，尤其可以看到這點。依我的思想及眼光看來，日本的媒妁婚姻，是太舊式了。

三、那時的日本是繁華的，也是享樂的。現在愛說人享樂的日本人，在那一時，也享樂過的，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社會發達的關係。凡是在世界各大都市，所有的一切，一切生活上舒適及享樂，在日本都有。銀座的光紅燈，也曾紅過半個天。銀座漫步的青年男女，也曾嚼過「口香糖」。鹿鳴館雖沒有了，跳舞場却多起來，意思就是不必要相當資格，大家都可以跳舞了。銀座後面的咖啡店及酒吧間，雖然禁止學生出入，但那只適用於沒有西裝的窮學生。當時很多言論，都在警戒日本之享樂奢侈之風，就是這一切的反響。

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張很舊的日本影戲上，看到當時的東京，嚇了一跳，他想不到東京也曾有過這樣漂亮的樣子。最近，中國人間常有這一句話，「你這個人真日本派頭。」但是，日本派頭的日本人，從前也最是西洋派頭。

日本既然進步到這樣的社會，必然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也像其他同性質的社會一樣的發生。這些只是普通的常識，也是我們在任何現代大都市，比如上海，都可以看見的，這裏也不多說。

四、昭和七八年後，戰爭的影子已開始籠罩日本。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日本已經達到了最高峯。尤其是在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有名的二二六事件，流了血以後，更加明顯。又一個驚人的暴風雨，是展開其前兆了。感覺靈敏的人，是沒有不能預知這暴風雨的來臨，但是任何感覺靈敏的人，絕沒有預知到這暴風雨竟會這樣大，這樣長。從現在回想昭和十一年以前的日本，正如同在暴風雨中，偷暇回想暴風雨未來時之美麗的天氣和安甯一樣，令人有無限感慨。

### 三 戰時的日本社會

戰時的日本社會，才是我們應該詳細知道的。但是沒有說起本題以前，我先說有過這麼一件事。

有一個留學生，因為要回國而到警察署去拿回國許可證。警察並沒有十分留難的給了他以後，很嚴重的告訴他，要他回國後，絕不要提起日本國內的任何事。這留學生問他，假使

有人問呢？有人問也不要回答。留學生接着問，說日本好也不行嗎？警察的回答是不行。爲什麼不行，警察沒有說，留學生也沒有問。據想，大概是怕日本的敵人，知道了現在日本國內的情形，以作宣傳。但是，這留學生回國後，究竟有沒有提到日本，我不知道，那警察大概也不知道。

假使真如那警察所要求的，我這一節，就根本無法成立，這本小書也該停止寫下去。如果這樣的話，除了來過日本的人，也就無法知道日本。在全中國，來過日本的中國人，沒有未曾來過的萬分之一。若要使這萬分之一以外的中國人知道日本，是需要到過日本的萬分之一的人去努力的。在這種情形下，我不願考慮那警察說的話。

中日戰爭開始後，日本社會可以說，開始了我的所謂戰時。對現在的戰爭而言，可以說開始了準戰時。也就是當時在日本，逐漸叫得更響的「非常時」。這以後，日本一天天開始其全體主義的統制經濟。昭和十五年夏天，近衛內閣時的「新體制」之發表，更有進一步的實行，政黨之解消，低物價之實施，享樂生活之逐漸禁止等等，都是這種趨向的具體表現。昭和十六年夏天以來，對美國關係一天天緊張，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向自己在東京的緊張心情，討論日本是否會和美國開戰，討論開戰後，會展開一種怎樣的情形？一直到十二月八號，我

也永遠忘不了十二月八號的那一天早晨，好像自己期待着的什麼，終於降臨了的一樣。同時，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早上的日本人，有着令人不能相信的幸福的樣子，表現着下了決心，預備貢獻一切，努力去應付接連來的暴風雨。

十二月八號以後，日本更加强了戰時社會，日用品必需品之配給，物質上沒有以前豐富，一直到現在，連文科系統到了兵役年齡的大學生，都得拿了槍桿去打仗。這是日本有史以來，所沒有的事。但是日本人之精神，可以說有加無減。當然，在很多小地方，也有不應該發生在現在的事，大體說來，日本戰時的社會政策，並不能說是失敗。較中國之戰時那一部份，無疑義的，是嶄然有秩序得多。

一個初到東京來的外國人，他一定不會感覺東京有着嚴重的戰爭氣息。假使物質，尤其是食物方面，能使他不受普通人那樣的遭遇的話，他一定不相信日本現在是在戰爭，而且是決生死拼死的戰爭。比如第一，就是青年人仍然非常多，到任何一個場所，能發現的是男女之一與二之比，並不是一與三或一與四，像德國英國現在這樣，日本現在和美國作戰，雖然說是苦幹，一直到最近為止，至少在東京的表面上，還有點悠悠然的樣子。飲食店裏仍求過於供，雖然飲食店裏，除了代用品的一杯咖啡外，並無什麼飲食。娛樂場所一樣擠滿了人。

有名的音樂會，常常看得見沒有座位，站着聽的人。星期天的職業棒球，仍聚有近萬的觀眾。這些情形都證明日本，尤其是東京之缺乏戰爭氣息。這樣當然可以說他們在鎮靜的作戰，相反也可以說，日本後方的民衆與戰爭相離太遠，雖然日本政府<sup>日本</sup>在極力宣傳，前線與後方沒有分別。最近，因爲「國內態勢強化」發表的結果，上述的情形將於不久的將來消滅。以前禁止人口分散，現在命令人口分散。十幾種的職業，也禁止男子從事。而最要緊的乃是「學徒出征」。如果以後有了空襲，這種遊離於戰爭的情形，當然無形中會沒有，後方也無形中會變成和前線沒有分別。日本爲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是不惜任何的犧牲，在應付戰爭。例如增加軍需生產，尤其是飛機生產，是後方叫得最响的一句口號。反映於平日社會，平日生活上的小事件，也非常多，一一分述如下：

一、首先要提出來的，是大學生之去實際從事戰爭。這是日本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現象。日本曾發生過兩次與外國的戰爭，都沒有動員大學生的必要。這件事在中國人看來，也許認爲沒有什麼，因爲目前動員大學生的，已有很多國家。一部份日本人，在這次戰爭開始後，也許會料想到這是必然會有的事。但是對於整個日本，這件事的實行，是有着極大的影響。至少告訴每一個日本人，現在更到了決戰的時候，如果不努力，一切將不堪設想。

我曾在電車上聽見，一個日本大學生開玩笑似的問另一個大學生，預備怎樣去戰死。另一個說與其一個人殺死幾個敵人而死的話，不如以一架飛機拼一艘軍艦。梁啓超在「飲冰室文集」中提到的「祈戰死」，今日又重復出現。我更加感覺到，一件事之成功，必須要有必死之決心。

假使在中國有這樣的事，大學生絕不會這樣從容，而毫無反感的去接受一切。今日坐在我旁邊上課的大學生，據他們自己說，十個人中不知道會有沒有一個人能從戰場上回來！

一般老百姓，同樣也在努力，他們除了貢獻子弟給國家外，自己也站在後方的第一線上。我敢斷言，有時會做出在現在不該做的事的人，只有上流，所謂有錢階級。前一向報上發表，某一些飯店，祕密的經營着一百塊錢一頓的午飯，以致朝日新聞晚報上的「鐵簾」欄上，（這欄等於中國報上的「人民呼聲」，有時，很可以知道他們的人民在呼些什麼。）載有一封信，要求發表吃這樣飯的人之姓名。這種人當然是極少數的，他們既然能吃這樣的飯，也當然沒有被發表姓名的憂慮。但是一般人已踴躍獻金，組織警防團，幫助政府熱烈參加防空演習的情形，都是令我們佩服的。

二、戰爭否定了一切平時的社會矛盾，統一了平時的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日本的社會，

在戰時也是如此。從前有無產及有產之分，現在是大家爲國努力。工人們在工廠中工作，不再是爲資本公司，而是爲國家。國防工業的有計劃的生產，代替了曾有的無政府性。共赴國難，代替了階級的不平。全體主義代替了個人主義，因個人主義而有的享樂現象，也隨之消滅。但是雖然如此，雖然是這樣一種井然有序的社會，一點點的小地方，也很令人覺得可笑的。這不過是我冷眼旁觀的結果，我希望我的冷眼旁觀，並不太「冷」，也並不「觀」得太利害。

三、比如，日本現在一切是配給制度，這配給制，當然是非常完善。像食物之配給，完善到沒有一個人可以吃得飽飽的，也沒有一個人會餓死。但是一些人，因爲向來都是吃得非常飽飽的，或是吃得非常好的原故，很必然的，感覺配給對他們的不够。於是，產生了所謂「闇」，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黑市。有黑市的另一原因，當然就是還有相當物資。於是多出點錢，想點方法，可以買到較配給更好的東西，尤其是食物。當局雖然在極力的禁止，可是，至少在現在的東京，還沒有完全消滅這現象。但是這現象，不過是白玉上的一個黑點而已。也可以說是當然的，既然有配給，一定會產生黑市。一件事，是有正反兩方面的。

與黑市相同的，東京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十月，「盛行着買出部隊」。因爲鄉下較東京物



資多的關係，不知誰第一個到鄉下去買東西的，大家都開始到鄉下去買食物。以致到鄉下去的電車，幾乎完全爲這些人所佔據，竟有買了長期票，一天跑幾次的。這就是所謂「買出部隊」，也是黑市產生的一個原因。

戰時下的東京，常常可以看得見排隊，排隊日本話叫「行列」。據說現在上海幹什麼也必須排隊，我不知道是否受了東京的影響。東京的排隊，有排隊等交通工具，排隊等配給，排隊看戲，以及買東西。假使在銀座，任何一個店鋪前面，站下了十多個人，那麼後面一定有人跟着站上，雖然不知道究竟有什麼東西可買。

但是最奇怪的，是排隊等喝酒。因爲現在喝酒困難，愛喝酒的普通日本人，怕種種原因喝不到，無形中不得不預先於喝酒的時間前，站在酒館前排着隊等。在下午五點鐘左右起，就可以看到這種奇怪的排隊，排成這些隊的人們，在等着時，臉上都有說不出的表情。在戰時，當然不能有這種，被日本人稱爲「醜態」的現象，報上極力反對，而設想解決的辦法。比如解決的辦法之一，是預先發「飲酒券」，拿了第一號的第一個喝，第二號的第二個喝。但是這樣一來，在四點鐘左右就開始排隊了，以前是排着隊等喝酒，現在是排着隊，等喝酒時所必需的券。也有一時，據報載，發生過很早就去排隊，而以相當代價出讓給人的。

種臨時職業。但是這種職業，在上海是早就有過了。

戰時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也是一個煩悶的時代，設盡方法想去喝點酒的心情，我倒是非常了解的。

雖然很多小地方，有這種不該有的現象。整個的說，日本戰時社會之精神及秩序，是令我們佩服的。致於一些，像平時有平時的社會問題一樣，戰時也有戰時的社會問題。因不限於日本才有，這裏不願太多的提起。

#### 四 日本社會之特質

我們這樣一層層的知道了日本社會後，當然該知道日本社會的特點。但是我以為日本社會最大的特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姑且稱之為全體主義社會）中，具有濃厚的家族主義。家族主義在東洋，是少不了的。日本家族主義最大的表現，是敬祖，這和中國一樣。不過，中國之所謂接祖宗，是在陰曆，而日本則在陽曆七月七日。

家是日本人之最重要的歸宿，日本社會一方面說是由各種身分階級構成，但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由家族構成，絕不像西洋那樣由個人構成。而這一點，雖說和中國一樣，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中國的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相矛盾，「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之

思想，竟也影響到大家族中之每一「房」。大家族中之種種衝突，都由此發生。而日本則統一每一個人於家庭中。第二，在中國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語，徐庶算是盡了孝，岳飛算是盡了忠。但是在日本，所謂忠與孝是不發生衝突的，因為，在日本人看來，整個日本是一個家，真正的家。每一個家，像每一個人被統一於家的，被統一於整個日本。盡了忠就是盡了孝，兩者沒有衝突。所以日本的家族主義，很巧妙的融合於全體之中。也許有中國人不相信這點，但這是事實，這是他們國民教育及家庭教育的成功。

在一個家中，依日本普通一般情形，當然男子是一個主宰。但是所謂「家族主義」，是少不了女的人。因為這一點，戰時下的日本，仍沒有正式開始徵用女子。十月底的臨時議會上，日本政府表示了，除了自動願意服務的以外，不徵用女子的意思，這完全是爲了固有的日本家族主義，可見他們如何重視他們的這一個特質。

日本社會的將來性，那當然與他們國家的發展，有着不可避免的因果關係。日本目前及最近將來，將怎樣的發展，我堅決的相信着，決定他們的一切。歷史絕不是循環的，但日俄戰爭時的「皇國安危在此一舉」，又可以利用到今日。而今日的形勢，更超過日俄戰爭時不知幾十倍。我無法說出日本社會將來究竟怎樣發展，雖然我很知道日本在明治時開始了初期

資本主義，昭和時完成了獨占資本主義，而現在是全體主義。所以，日本將來究竟會怎樣發展，一切只得決定於他們的努力了。我所可以說的，只是他們現在是努力着，超過日俄戰爭時幾十倍的努力着。我們更應該平心靜氣的，沒有喜沒有憂的，欽佩他們。

## 七 日本之國民性

### 一 日本之國民性

要了解一個國家，不能不去知道這個國家的民族性，不管這個國家由一民族或數民族所組成。所謂國民性，當然是指一般而說，在一般中是有特殊的，沒有人可以不承認這點。比如曾有一個日本人說，中國人的歲數都較日本人短。於是一個中國人說，我們有百歲老翁馬相百。這日本人反駁說，有一個馬相百不能證明中國人都是長壽。無疑，這日本人是對的。所以，假使有什麼日本人，反對我所舉出的國民性，而以某某事件爲例作理由來反對我時，我將以上例回答。除非他說這種「國民性」，日本人根本沒有。不過我相信，日本人根本沒有的「國民性」，我是不會不負責任的舉出來的。

假使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只有一百個人，其中五十個，大體上說是自私的，另外五十個大體上說是不自私。那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人，一半自私一半不自私。假使自私的人只有一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人不自私。假使不自私的人有廿五個，我們說大多數是自私的。

但是誰都知道，實際上不是這麼簡單，分析一國的國民性是最難不過的事。雖然如此，對於日本之國民性，我盡我自己觀察所得，一一列出。

### (一) 苦幹

苦幹本是兩件事，苦是耐苦，幹是努力。我之不分開來說日本國民性既肯耐苦，又能努力的原因，因為我覺得「苦幹」兩字，可以形容得更透澈些。苦幹並不單單表現耐着苦的努力，更有不顧一切幹下去的意思。前兩年在東京，還可以看得見像是不在「苦幹」的人，現在可以說少極了。日本現在和英美作戰，就是苦幹。日本高等學校運動部之訓練也是苦幹。我很知道這滋味，因為我有過三個月這樣的經驗，後來我退出運動部，爲的是我實在苦幹不下去了。今年夏天日本學生去勤勞奉仕，到工廠或是農村去幫忙。苦幹的結果，一個學生病了，生了病他還要抱病苦幹，結果幹是幹了，人也就完了。這不是苦幹的壞處，只怪這不幸的英雄身體太不好。另一位不幸的英雄，行軍太利害，吐血而死。當然，苦幹不但需要在這些小事上實行，更要在大事上。中國人就不論在大小事上，缺少幹的精神。也許苦幹對中國人是太過份了，比如我自己就中途逃過那麼一次。但是如果問中國人應該從日本學習什麼，我第一個就說苦幹，在目前，尤其要苦幹。不過，到一個相當的時期，我也第一個贊

成，將苦幹上面的一個「苦」字拿下來，當然這意思並不是贊成不耐苦，而是主張「不顧一切」的精神，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很希望日本人只是幹就足夠，而不必苦幹。當然我毫無把握，他們會同意我這意思。我認為苦幹是日本人的優點，也許有中國人不同意我這意思。因為苦幹在中國人看起來，太笨了，笨的事就根本不能成爲一優點，中國人都以為只有笨人才苦幹，聰明的人應該取巧。但是我說過，中國就吃虧在太聰明，假使五十年前，中國就像日本這樣苦幹，這樣笨的話，中國的現在，一定不像這樣。也許因為中國不像現在這樣，世界上也不會這麼亂七八糟了。

### (二) 節省

耐苦是與節省同時存在的。

我之說日本人節省，並不是因為現在他們努力着國民戰時貯蓄。這現象是特別的，不能作爲我們研究的材料。但是日本人之節省，我一到日本來，立刻就感覺到。最普通的比如「便當」，在中國就是「飯匣子」，中國的「飯匣子」高高的有着四層，日本則真正只有一個「匣子」。便當中只有一些飯及一點冷魚和蘿蔔，現在也許還不能有這樣好。因這便當，我相信，日本人之節省就在世界上出了名。不但這一點，日本人在一般生活上，都是非常節

省的。也許有人會說，日本的有錢人，也是非常不節省。和沒有錢或錢不多的日本人比較起來，當然可以說是「不節省」。但是，相較於西洋或中國的財主，仍算是節省。節省是一個國家的優點，我們的曾國藩在他的家書上，就常常勸導子弟注意這點。而中國人一般說來，尤其不是在農村裏的中國人，都較日本人不節省，原因也是因為中國人較日本人不能吃苦，愛享福。愛享福，圖舒服的人是不能節省的。節省雖然是一種優點，但是，這要在節省不流於小氣時。節省與小氣不同，怎樣不同，我想誰都知道。小氣有兩種，對自己小氣及對人小氣。對自己小氣的，人們不會特別提出。唯有誰對別人小氣時，才會出名。中國人往往說日本人小氣，原因當然是日本人對人小氣，也許尤其對中國人小氣。我不必舉很多事實來證明這點。日本人也不必爲了反駁這點，預備舉更多的事實。小氣只是節省太過份的結果，大體說，小氣就是氣量小。我們再看日本人的氣量小。

### (三) 氣量小

中國人說日本人氣量小，日本人也並不是不承認這點，不過，他們在人們不提出這一點時，自己絕對不會首先提出。日本人說日本人之氣量小，是因為國家小，是因為島國的關係。而中國大，而且又是實在不能再大，所以中國人都是氣量大的。大大方方，一點點小事



情永不會放在心上。也許日本人這種說法，是稱贊中國人，但我願意每一個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極力反省。

日本人托人做事，只給一半權力。多給了，不放心，但又不能不給，這一點，就證明日本人氣量小。氣量小的人，從古來歷史看，雖不能成功大事，也不會失敗的。所以，日本人爲成功大事起見，現在極力在做氣量大的人事，簡直大得使人感覺突然得奇怪。這是他們的一個不容易的決心。所以我想，再過一些時，也許日本人不再那麼氣量小了，也沒有人能說日本人氣量小了。

#### (四) 肯拼命

最近我看了一張日本戲影，其中有一個人說，大和魂的中心就是不畏死。

中國人也真是奇怪，要說中國人不肯拼命，什麼「大刀隊」之類，告訴我們中國人肯拼命的。要說中國人肯拼命，古代及近代的歷史，又否認這一點。但是日本人却始終終終的肯拼命，和一個肯拼命的中國人比較起來，我絕對認爲而且也相信日本人更加拼命。

日本現在和英美作戰的兵士，具體情形雖然我不知道，但是看見日本國內的人，在拼命的情形，我的確不懷疑在前線，有不拼命的日本人。最近我又看了在東京公演的，美國攝

製的日本海軍飛機，轟炸美國航空母艦的新聞片。從這張新聞片，我知道了什麼是近代的戰爭。更知道以那種驚人的防空火網，假使不拚命的話，休想丟一個炸彈到任何軍艦上去。我看見日本飛機轟炸後，衝出防空火網的情形，覺得中國不能沒有這一天。假使日本戰勝美國的話，當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大的無疑義的是日本人較美國人肯拚命。假使有一天，我們不幸有了什麼敵人，像日本人這樣拚命的話，除了同樣以「拚命」應付以外，沒有其他方法。

日本人之肯拚命的原因，當然與上述日本精神有關。同時，一般來說，對生死觀念日本人也較中國人看得輕。比如，日本人之切腹，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假使我要自殺，雖然我沒有決定用什麼方法，我絕對不會切腹的。前一些時，我在晚報上，讀到日本一個名人的切腹消息，不禁有異常的感覺。再有的就是「心中」，「心中」就是兩人以上的集團自殺，最多的當然是因戀愛糾紛而有的自殺。中國雖然也有這種事，但沒有跳火山的，這當然因為中國沒有火山，只有「旅館」的關係，一對青年男女變變去跳火山，這是一件多麼令人傷感的事！

假使一個中國人要和日本打架時，（這僅是我的假設），我先請他注意自己是否肯拚

命。和任何日本共事的中國人，不能忘記，日本人是拚命的。

(五)有禮及清潔

日本人之有禮貌，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人說過。來日本一看，果然不錯，馬路上遇見了熟人，兩人接連着鞠躬，以至行路人必須避讓他們，而不責備他們擋着人家的路。接連着，是一套「挨拶」。「挨拶」就是客氣話或應酬話的意思。曾有一個日本人向一個中國人「挨拶」，說了一大套，這中國人不懂日本話，於是他問他的翻譯，翻譯說：「他在問你的好！」這中國人很奇怪，爲什麼這一大套話，僅只是問好，翻譯說：「他本來只是問你的好。」三個月前請日本人吃一次飯，三個月後遇見他，他謝謝我，使我莫名其妙。後來我也學了這點，遇見任何日本人先謝謝他，再問他好。

不但在路上可以看出這點，去買東西時，也最容易知道日本人非常客氣。去拜訪日本人，在日本人家裏，更有禮得使中國人不願那樣做。比如在蓆子上叩頭，以代問好。中國人是不輕易行這樣的大禮，雖然民國以來，根本就沒有什麼叩頭之禮，但是中國人無論怎樣，認爲叩頭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大丈夫是不屈膝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中國人往往聰明的，略灣腰以代表這日本禮。

中國人愛說日本人之有禮，是虛偽的。本來禮貌一事，只是存在於沒有感情或感情不深的人們間。這不但是日本，中國也可以說是如此。儒家有禮，結果在禮的後面是一樣的「無禮」。不過，日本人這樣無謂的沒有必要的，甚至於可以說耽誤時間的禮貌，我看來，不是一件我們該學習的事。

禮貌是隨着階級而存在的，全世界都是如此。換句話，階級高的人之間，是互相關有禮。高階級與低階級之間，是一方有禮。階級低的人之間，大概較沒有禮。在日本人中，只要看他們用的敬語多否，就能明白這點。我常常從一個日本人打電話時的語氣中，推測對方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他的上司或是下屬，是貴族或是軍人。

下面這個意見，我相信沒有日本人，可以反對我。戰時較平時是沒有禮多了，世界各國一定都是一樣。在戰時下，日本絕不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在戰時下，一般日本人，在禮貌方面是不像以前那樣講究了。

比如我說過的排隊，最普通的排隊，是等交通工具。這種「行列」所發生的原因，只是因為一時實在太不「行列」，爭先恐後得太利害的關係。這是沒有禮的，應該以有禮的行列代替。就是這樣，這種「行列」也只是在白天才看得見，在晚上，從沒有看見過排了一個長

隊，在等着一輛電車或公共汽車。我常常在電車上，被人無禮的擠着，使我不得不無禮的也去擠人。有很多次，我遇見過日本人，在這種情形下，反而向我嘖哩咕嚕。因為我知道他不知道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有禮的置之不理。假使對方知道我是中國人，而向我那樣的話，我也會「無禮」的。在晚上，有很多人在電車上說酒話，這些人都是裝醉的。我之敢說他們裝醉，因為在現在的東京，這些坐電車階級的朋友，絕喝不到可以使他醉的酒。而這樣愛喝酒的人，他的酒量，絕不會因這一點酒，就使他口出無禮之言。他之裝醉，不過借此在公共場所發發牢騷。我曾看見一個這樣的中年人，在電車上，大罵一個大學生不到前線去打仗。假使我也能這樣來一下，我想，該是多麼的舒服。

清潔，也能以同樣的說法。日本人是愛清潔的，至少比中國人愛清潔。每天必需洗澡，無論怎樣低的階級，都願花八分錢，晚上去洗一個舒服的澡。日本人聽見中國內地鄉下，一年只洗幾次澡，驚奇不已。中國之不講衛生是出名的，這只是因為我說的，中國是哲學的國家，不是科學的國家。

一般的說，日本之清潔程度，在戰爭時，也低了。似乎戰爭使他們忙得沒有充分時間去注意清潔了。

很多人說日本人不隨地吐痰，也不隨地小便。日本人的確不隨地吐痰，他們身上都帶有紙，吐在紙上。但是，如果說日本人不隨地小便，那我是承認的。第一高等學校有名的習慣之一，就是有學生從二樓的宿舍窗口上小便。東京雖有比南京多上幾十倍的公衆廁所，但是很多日本人，仍一樣隨地小便，當然這些人不是所謂上流階級的。東京既有這麼多的公衆廁所，尚且如此，我們似乎可以不必責備，在公共廁所很少的中國，那些並不上流的人之隨地小便了。

#### （六）徹底性

日本人做事是非常徹底的，曾和日本人在一起過的中國人，一定尤其這樣感覺。日本人這樣徹底的做事，往往使中國人非常頭痛。中國人不但在做事以前「無可無不可」，在做了以後，仍圓滑的「留一個餘地」。

做事之徹底與「埋頭苦幹」是有關係的，日本人既埋頭苦幹，當然也徹底。不合理的苦幹，我們不應該學習。不合理的徹底，我們也應該不學習。所謂不合理的徹底，是在特別情形下，都得不到通融。當然，不能像中國人那樣視通融爲平常的事。在特別情形下，不允許通融，往往也會產生不合理的結果。我有一個日本朋友，有一次對我大發牢騷。因爲他好容

易費了三天功夫，跑了很多地方才完成的一個文件，最後他在某地方，因為將昭和十八年誤寫十七年，而一定不準塗改的原故，只好從頭再來一次。最近的報紙，也說到類似事情之多，而好像互相不是日本人。有一次，因為要趕吃飯的時間（來過東京的人，一定知道過了吃飯的時間，幾乎沒有地方可以有飯吃。）我跑着的跳上一架剛剛離站的，只有四個乘客的公共汽車。結果，公共汽車立刻停了，要我下去，因為公司裏是禁止這樣的上車，我也只好沒有什麼道理可說的再跳下去。到第二輛公共汽車來時為止，我等了二十分鐘。假使這位可佩服的售票小姐（東京公共汽車售票員大多是女的），肯通融一下，對我是一件不能再方便的事。假使在上海或是中國的任何一處，我一定會得到一個特別的通融，而且附帶一聲「大爺是中國人——」

徹底如果合理的話，是有很多好處的。日本火車時間之準確，也是他們徹底努力的關係。我希望，中國人在「無可無不可」上，徹底一點。

（七）缺少幽默

與能欣賞美是必須的一樣，對一個努力的人，幽默感也是必須的，假使幽默不流於輕薄的話。人生根本不是一件頭痛的事，頭痛的只是這社會，而幽默就是我們消極的對付這社會

的一個方法。僅只努力而沒有幽默感的人，太枯燥。僅只幽默，而不努力的，也不過是「隔岸觀火」。當然因幽默而輕薄，或是取着超然的態度，那是我反對的。

假使我們說一個人，他又苦幹，又節省，又氣量小，更不合理的徹底時，我們一定立刻可以想像得到，這人一定缺少幽默了。日本人就是這樣，他們所有的國民性，是一本相源。我之將他們的努力與耐苦分開，聯合而為苦幹，也因為他們在努力時，缺少幽默。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都缺少幽默，尤其是一種必須幽默時。到現在為止，中國政治上的很多事情，都以幽默解決，大家一笑了之。「一笑了之」是最簡單最痛快，也是最好的辦法。日本人不能做到這點，他們只好採取另一個簡單的痛快的辦法。

比如，一個日本人好容易弄了一張什麼演講會的招待券，請一個中國人去聽。恰巧那一天，這個中國人沒有這興趣，或是有其他的事，他謝絕了這日本人。於是，這日本人，不高興起來，因為這種招待券是很難到手的，不該不領受他的好意。接着比如，第二次他又給了這中國人一張同樣性質的招待券，因為第一次的經驗，這中國人很高興的拿了。但是自己又實在不願去這對他毫無興趣的演講會，於是，他到會場去拿了一張節目單，立刻出來，看了晚報後，知道了演講的大概，再到這日本人處，給他看看節目單，並大概的告訴他演講的內



容。這日本人非常高興，並且說中國人很熱心。假使因此有人說這中國人太「滑頭」，我是反對的。他這樣一來，使這日本人高興，自己也高興。

日本人不但自己沒有幽默，而且不懂得幽默。有一個中國人說，日本人不懂得諷刺，所以不必諷刺他們。這說法並不十分正確，不過假如是正確的話，倒也很好。中國人諷刺人得太利害，人家說了一些普通的事情，會以為是諷刺自己。我之說上面那說法並不十分正確，因為近來日本人，也有點像中國人的神經過敏，我認識一個日本人，就典型的這樣。

以置之不理回答別人的諷刺，是最偉大的幽默。這一點，中國人已有相當成功，而日本人還遠得很。

我的那一位「神經過敏」的日本朋友，令人奇怪的富於幽默，而且不像一般普通人那樣硬作出來的，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對你的諷刺沉默，更知道什麼時候該使你沉默。比起那些板起面孔的朋友們，我覺得，我應該在這裏提一提他的。

要說日本人完全沒有幽默，那是極大的錯誤。上面說的「轉進」二字之發明，就極其幽默的。假使我是美國人，讀了這兩個字而能完全懂得意思，我一定啼笑皆非。因此，很明顯的，日本人是一天天的幽默起來了。

日本現在有「防空服裝日」，「防空服裝日」那天（每月八號），一定要穿防空服裝。當然有警報時，更必須穿防空服裝。這防空服裝是很簡單的。有一次，忽然發了警報（警報當然都是忽然發的），一輛高架電車上發生這樣一件「幽默」。警報一發，車上的電燈立刻暗起來，人們也緊張起來，一個婦人趕緊動作，五分鐘不到，將帶在身邊的防空服裝，迅速的換上。使同車人對她表示無限敬意，因為同車上，沒有一個人在這時候，預備了防空服裝。於是，旁邊的另外一個婦人說：「唉！我今天剛剛忘記帶！」

這兩個婦人究竟那一個幽默呢？

#### （八）形式主義

近來的報紙上，常常可以讀到打破「形式主義」的短篇論文。換句話，他們也看到了自己已是形式主義。他們既然要打破形式主義，可見形式主義不是一件好東西。至少，不被他們歡迎。形式與內容是一個統一，而內容是重要過形式的，形式既成主義，當然是過份了。形式過份，一方面就無形中會忽視了內容。

假使能說形式主義成為日本國民性之一，我敢說這是最近最近的事。最形式的是機械，在高唱打倒個人主義的今日，形式主義之產生，可以說是必然的現象。日本在以前，並沒有

過什麼形式主義，所以形式主義，也可以說是在戰時，太努力，太徹底，太注重表面的結果。

當然，形式之良好，可以增加內容的美滿。但是太注意形式會忽視內容，這與太不注意形式，會影響內容一樣。所以，假使有美滿的內容時，則一點點過份的式形主義，據我看起來，是無傷大雅，不必吹毛求疵的。現在以事實來證明，被日本人自己高叫着要打倒的形式主義！

上面說過的「防空服裝日」，就是被人叫過的「形式主義」之一。情形是這樣，假使要防空，不必老老小小都得穿防空服裝，不穿防空服裝一樣可以防空。比如男子要打綁腿，當然打起綁腿來，精神要好得多，但是不能說不打綁腿的人，不預備去防空，或是不愛自己的國家。因此，很多人說這是形式主義，並沒有什麼意思。當然說這些話的人中，也許自己沒有具備防空服裝，或是綁腿的。

日本衣服都是長袖子，日本女人穿起衣服，長袖子隨風飄蕩，根本就是其特點及美觀之一。但是最近，有一部上流階級的婦女們，提倡「剪袖運動」，理由是長袖子妨礙工作，現在的婦女們都應該工作，穿着長袖子的女子們，大概總沒有在工作，而是「有閒婦人」。於

是她們有一天，親自站到馬路上散傳單，看見了一個穿長袖子衣服的，就給她一張，並勸她回家後，趕快將長袖子剪短。當然這些散傳單的「先知先覺者」，是穿着短袖子的衣服。這結果，使我認識的一位日本太太，一個星期沒有出門，幾乎停止了任何工作的，在家裏剪袖子。同時，隔了幾天的朝日新聞晚報上，我曾提過的「鐵箒」欄裏，載了幾封讀者的來信，都是表示反對「剪袖運動」的。反對的理由大概有：一、工作忙的婦人，根本沒有時間去剪袖子，二、不是剪了袖子就完的，一定還要縫好。縫時須要的線，現在雖是「配給」，也很困難。三、一個比較激烈的說，「不管剪了多少袖子，有閒婦人總歸是有閒婦人。」而一部份比較聰明的，因為剪袖運動的目的，是要大家都短袖，結果，她們將長長的袖子塞到「オビ」(就是和服那一條寬帶子)裏，遠遠看來，一樣是短袖子。

最後，她們又發現剪袖子的一個不合理的地方。本來，長袖子是妨礙工作的，但是日本婦人們在工作時，是用一條帶子，(日本話叫「タスキ」)背在背上，兩端再扣着長袖子，做起事來一樣很方便。但是袖子一剪短，這方法却行不通了，因為袖子太短，扣在帶上，很容易掉下來。而所謂短袖，祇不過比長袖短而已，並沒有短到像洋服那樣一點不妨礙工作。結果是這一句話，「弄巧成拙」。不過，在東京穿短袖的婦人們，還是有的。

這不過是從小事上所看到的一例，大事上也是一樣，只要我們肯仔細在大事上，去觀察那些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的事就行。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該知道這點。關於這一點，我避免在這裏詳細討論。

（九）驕傲

日本人是驕傲的，在目前尤其如此。驕傲本是自信發展到太利害時，產生的結果。所以，在說日本人驕傲前，該提一提日本之自信。日本學校裏之賽球，在時間沒有完以前，雖然已經敗了，仍是很有自信的打着，甚至於時間完了後，已經敗了，也是很有自信的樣子。這種精神，我們應該佩服。在日本報紙上，所看到的日本人的相片，都是非常有自信的。成功之先決條件，根本就是自信，沒有自信的人，是不會成功的。

但是自信得太利害的人，往往看不起別人，這樣的人，我們說他驕傲。驕者必敗，就算你有自信，如果驕傲，是一定會失敗的。我絕不是說日本人會失敗，但是，我所經歷的一切，告訴我日本人是驕傲的。

凡是在日本高等學校讀過書的中國人，一定深深感到這點。比如第一高等學校，那裏的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分開來上課，宿舍却在一起。入學試驗的時候，也是分開。因此，日

本學生總覺得中國學生不行，不及他們用功，不及他們聰明，不及他們成績好。這樣的結果，使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間，無形的產生了一道，也許是永遠打不破的隔膜。沒有人願意和一個看不起自己的人做朋友，除非這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所以，連預科一起，我在高一共一年半，雖然我進過運動部，也沒有找到一個日本朋友。

我始終認為，假使日本人要真正和中國人做朋友，一定要打倒這種優越感。自信是什麼人都應該有的，驕傲則什麼人都不應該有。就算遇見一個不及自己的人，也沒有驕傲的必要。這是普通做人的常識，不用我在這裏說多。

不管現在日本打仗打得多好，不管日本以後，更會打得多好，日本人應該有自信，但不應該驕傲，尤其不應該對中國驕傲。不過，假使他們一定要驕傲的話，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 (十) 衝動

日本人很容易衝動，氣量小的人，往往不易克制自己。氣量小的人，大多數眼光近，只看得見目前，也容易衝動。所以，如果說日本人富於感情，我想大概不會錯。太遠的不說，大正以來到今日，東京一地，有過很多行刺的事，也可以證明日本人的衝動。有人會將日本人比為櫻花，開時富麗堂皇，謝時也非常快。日本人常說：「請你冷靜點的想！」這句話的

反面，就是「你現在很衝動」。

但是，日本人雖然衝動，也很有服從性。意思就是，雖衝動但不反動。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將這一點時常放在心上，即，日本人是衝動但不是反動。這一點與中國不同，中國人是不易衝動，但一衝動立刻就可以變成反動。中國人之不易衝動，是因中國人之其他的國民性而成，如忍耐，無可無不可，聽天由命等等。但是，到「忍無可忍時」，中國人一樣會造反的，中國人一造反，那事情就完了。歷史上的變動，可以證明我說的這點不錯。

我沒有舉事實以證明日本人衝動之必要，因為這點，可以說是被大家，包括日本人，所承認的。我要證明的，是日本人之服從，即不反動。

這一向，日本文科系統的大學生，爲了廢止徵兵的猶豫，都要在十二月去當兵。在這種情形下，假如換了中國人，到十二月爲止，一定不去上課，回家過幾天家庭生活。但是，日本學生一樣來上課。這一點仍不說，因爲他們要在最後一個機會求得學問。但是這幾天，大多數的學生都去爲當兵而「檢查身體」。不去當兵的一些，也去「勤勞奉仕」，學校除了幾個留學生，及在東京「檢查身體」的日本學生外，沒有學生。而這十幾個學生，仍一樣的來

上課。有一天，八點鐘的課，先生到九點鐘還沒有來，大家坐在教室外等。假使在中國，我保險沒有這種情形。中國學生間有了這樣一個人，大家都會喊他馱子，這樣，馱子也會變成聰明的了。

中國學生要比日本學生反動得多，日本在大正及昭和初年，雖然也有過學生運動，但是比起中國來，規模小得多，而現在更是影子都沒有了。我說日本不會有革命的原因，就因為日本這個重要的國民性。

我所觀察到的日本民族性，在此結束。但是最後，我還要說到一點關於日本人之「模仿」，我不認為日本人有著模仿的國民性。假使什麼事都學習，而不擇優劣的，我們可以說是「模仿」。但是日本人在學習時，並沒有模仿的性質。他們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創造性」，拿現在世界的形勢一看，就可以明白這點。人們之說日本愛好模仿，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在戰前出品的貨物，尤其是化粧品，其裝置與設計，都在極力模仿法國或美國的出品。這不能說他們在模仿，這只是他們想使他們的商品，能在市場，尤其是外國市場中找到買主的一個方法。致於這方法是否成功，是另一個問題。

## 二 中日國民性之比較



在上面說到日本國民性之一切時，我隨時比較了中日國民性，但是上面的比較，是以日本國民性爲中心，而比較了兩者之不同，現在我以中國國民性爲中心，看兩者是否也有相同的地方。

假使有相同的地方，這原因一定因爲大家都是「東洋人」的關係。

首先，我們看中國究竟有着怎樣的國民性，這裏我提出林語堂在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中所說到的幾點。一、穩健，二、淳樸，三、愛好自然，四、忍耐，五、無可無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儉約，十、愛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上面十五種中，爲中國人所特有的，是第四忍耐，第五無可無不可，第六老猾俏皮，第十一和平，第十二知足，第十三幽默，第十四保守，也就是林語堂所詳細敘述的幾點。所以，其餘幾點，也可以說是中日國民性相同的地方。當然，其中比如，中國人之勤勉及儉約在最近是不及日本人，而穩健也是日本人所沒有的。在某一方面說，日本人也較中國人爲不滿足些，這也是他們太努力的結果，以及原因。由以上幾點中看來，中日國民性最相同的是，淳樸，愛好自然，生殖力高，和愛好家庭生活。這幾點都濃厚的有着東洋氣息。

綜合日本人研究中國國民性的結果，大概着重於一、「要面子」，二、「沒有法子」，三、無可無不可，四、好色，五、愛錢這幾點，我們且來看日本國民性中有否這些成分。

「無可無不可」，可以說在日本是絕對不存在的，我們既然如上的了解日本國民性後，對於這點，該不會有疑議。日本雖然有「ドブデモイ」這句話，（就是隨便的意思），但是這句話，絕沒有到影響他們的國民性的程度。

日本往往說中國人愛說沒有法子，一個到中國去過的日本人，會常常很得意的說這句話，像他們愛說「大大的明白」一樣。我不知道他們對這句話了解的程度怎樣？而我的解釋是這樣的，中國人之「沒有法子」，往往在「有法子」時，也以「沒有法子」去處置一切。本來，「沒有法子」根本是中國人的帶有命運性的安慰自己的一種手段。在「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後，接着來的，一定是「沒有法子」。既然人已經謀了事，而「天」並不肯成事時，那就是「沒有法子」，「沒有法子」時，何必悲哀。在真正沒有法子時，中國人的這種哲學還說得過去。但是這種哲學，很容易在「有法子」的時候，就拿出應用。明明白白有法子，而來一個「沒有法子」，就是不負責任，不肯努力的證明。這樣的「沒有法子」，我們應該打倒，也無法責備人家之恥笑。我們可以說，在有法子時的「沒有法子」，在日本是不

存在的。在沒有法子時的「沒有法子」，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

「面子」也是日本人常常提起的一個中國國民性，日本人從中國學去這兩個字，現在常常可以在日本人的會話，文章，甚至報紙上發現這兩個字。日本人大概覺得這兩個字很有意思，否則絕對不會這樣熱心的應用。那麼，日本有沒有「面子」呢？我的意思是，日本在不知道中國的「面子」以前，有沒有他們的固有的「面子」呢？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老先生談起這問題，這老先生很可愛而且天真的說：「沒有面子的國家，就糟糕了！」這句話的反面，就是不替別的國家「留面子」的國家，也一樣糟糕。同樣，人與人之間，也是如此。日本話裏，也有「カタ」（顏）一字，這字的意思，就是面子。比如現在在東京，平常人吃不到肉，但是有「カタ」的人可以吃到肉，就是，有「面子」的人一樣可以吃到肉。所以，日本並不是沒有他們的固有「面子」，我覺得，他們並沒有不用自己的固有，而極力在用「面子」的必要。

根本中國的「面子」，在一定程度之內，並不一定是十分可咒咀的東西。這一定程度的意思，是「假使他們不防礙某一種改革」，改革的意義，是將一件更好的新事物，替換舊事物。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要替舊事物「留面子」，那所謂改革是不會成立的。同時，沒有改

革，就沒有進步一事，大家都該很清楚。所以，如果「面子」不防礙某種改革，我們不能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壞處。反而在另一方面，他能很圓滿的解決一件無謂的糾紛，每當中國人，發現自己參加着的糾紛絲毫無意義時，他們往往不以「毫無意義」來解決，而以「大家面子要緊」來了結之。這一點，也使中國人變為和平的民族。但是，如果在革命時（這是改革的急進及激烈的型態），我們必須先打倒「面子」。

好色與愛錢，也被稱為中國人之特點。常常讀到日本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上，提到這些地方。我記得有一位，提出中國歷史上帝王之有無數宮妃，以證明這點。如果要這樣證明的話，我也可以在日本歷史上找出相當的事實，以證明日本不是不好色。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之先，人總歸是一個人。我雖不是慾望萬能的信者，但知道人是有慾望的。中世紀歐洲的修道院，也傳出過很多風流逸事，天上的「神仙」也偶爾會「思凡」。有人可以說，及敢說自己不好色的最大原因，是他有把握自己在「好色」時，不被第三者曉得。相對的不好色者，只是被健康經濟及所謂道德所限制着的關係。一個愛吃東西的人，他不必遮掩自己的「好吃」，吃是公開的，反之，性關係是不能公開的。中國帝王之好色出名，也不過因為他敢公開的在民間找美人，更敢公開的向世界聲明，他有着多少美人的關係。假使他偷偷摸摸的，

那會這樣出名？假使他不是帝王，更沒有人願意管閒事了。所以，誰好色之問題，只有自己知道。日本人之拚命說中國人好色，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好色的關係。唯有敢承認自己好色的人，才偉大，才了解人生。日本人中，既沒有一個像林語堂的，敢於自己國家的國民性之最後一項，寫下「好色」二字，那麼對於日本人之是否好色，我們也只好「無可無不可了！」日本人是愛錢一點，也能以同樣說法來解釋。當然錢的事，是較「色」公開，雖然仍沒有「吃」公開。不過，日本政治家及軍人，大多數是沒有錢的一點，是確實的。但是，在日本歷史上，並不是沒有舞弊的事。我們可以說，日本人較中國人不愛錢。我很担心日本人多和中國人接觸，會染上這個不好的習慣。

大體說，中日國民性相異多於相同，相同的地方，不是人類的通性，就是東洋的一般性質。相異之處，才是兩國所特有的。

假使說中國國民性是圓的，那日本國民性則是方的；假使說中國國民性，用水來象徵，那日本國民性則可以用花岡石來象徵。這是我關於中日國民性的最後一點意思。

## 八 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

如果我們能說以上一切是研究了日本本身，從現在起，就可以說是談到日本人與中國人間之關係。

沒有什麼日本人對我很壞過，我也沒有和日本人，有過任何感情上的不痛快，所以，我寫這篇時，不會痛罵日本。同樣，也沒有日本人捧過我，像捧一個從天上下來的「神仙」，（我看過這樣的喜劇，很是滑稽。）我也不會將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加以美化。

所謂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可以分爲兩方面說，第一是日本人對特殊中國人的態度，及對一般中國人之態度。第二是在日本的日本人，及在中國的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如果不怕得罪人的話，還可以加一個，常常在中國與日本間跑來跑去的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當然，除了這兩方面外，詳細點的說，也可以分爲如上流（當然是我聲明過的意思）日本人對上流中國人的態度，以及對下流中國人的態度。不過，我們不必這樣詳細，以致使自己及人家感覺頭痛。我仍覺該以上述兩方面，爲話題的中心。

第一，日本人對特殊中國人，及一般中國人之態度，是不同的。這是天下一般的事，中國人對中國人之態度，日本人對日本人之態度，也可以這樣區別。但是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似乎更容易這樣感覺得到。所謂特殊的意思，當然很多。一個殺父親的兒子，與普通人比較起來，也是特殊的。別人都在睡覺時，一個人爬起來的人，也可以說是特殊。在這種情形下，我之所謂特殊，乃是受日本人尊敬的，日本人覺得，對待他是可以不同，意思是，較好於普通一般中國人。日本人對這種他們所尊敬的中國人之態度，那絕沒有指摘的餘地。我不必詳細形容這種態度，是怎麼一回事，姑且以「好」一字，代表一切。假使日本人對一切中國人，都這樣好的話，中日間可以說沒有問題了。也許大多數的中國人，沒有能使日本人尊敬的地方，我們當然不能責備日本人，為什麼不對這大多數的中國人「好」！但是，這些特殊的中國人，常常向普通中國人說起日本人對中國人如何如何好，他忘了那只是日本人對他如何如何好。如果有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敢向他說，你且跟我到上海北火車站排一次隊，或是坐一次津浦路去，而這特殊的中國人，果然真的以一普通中國人的資格，去一次的話，那他就知道普通中國人所遭遇的，與他所遭遇的，是怎樣不同了。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說這種特殊的中國人，是在作夢。我們只能佩服他的偉大，有值得受日本人尊敬的地方。而一般中

國人，只能怪自己。

所以，關於這一點，想開了，也實在沒有多說的必要。這根本是世界上必然的現象，因為這樣就特殊，因為特殊就這樣。因為受日本人尊敬，就特殊。因為特殊，就受日本人尊敬。

第二，在日本的日本人，及在中國的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是不同的。很多人，包括日本人都認為，在日本的日本人，較在中國的日本人為親切。大體說，這句話一點不錯。

至於一些少數的，常常在中國與日本間跑來跑去的日本人，一來因為極其少數，二來因為是偶然的現象，三來因為這種人的使命是「聯絡」。所以，不預備提起。

我從沒有研究過，在中國的日本人為什麼要那樣耀武揚威？為什麼對待中國人有那樣的優越感？我這樣說，日本人也許不會承認。他們不承認，是另一種說法。我怕他們根本就不感覺得到，假使感覺得到的話，比如，他們就不會有那種表現日本人對中國人多偉大的話劇或電影。在東京常常可以看到這類的東西，現在這種情形下，居然還有這樣不了解中國，甚至間接的輕視中國的表現，我深深以為遺憾。每一個中國人，我相信，看了這類東西，都會怒髮三丈。不過引以為慰的，這不過是戲而已。與現實相較，「阿Q」點的說，未嘗不是他



們對他們自己的一個諷刺。

我不知道在中國的日本人，是否大多數都是在戰爭前，就來中國的。如果是的話，那麼他們這樣對待中國人，大概是一種發洩，發洩戰爭前所受到的氣憤。大家都知道，在戰爭前，中國人對日本人之態度，是可怕的。真的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原諒，所謂「一報還一報」，也是「天理」，中國人最了解這一點，需要自自然然發洩的事，比如各種慾望，在相當程度之內，我總主張不必壓制，而痛快發洩的好。

當然，發洩得太利害，是有傷中日兩國人民之感情。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常常在報上，看見日本在中國當局，極力勸導日本僑民，善待中國人之原因，如果做得到，這種勸導，是應該的。我也很佩服日本人，能自己開始注意這點。假使「這點」可以說是「過」的話，「有過必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不管中日間有什麼條約，有什麼政策，如果兩國人民，沒有純潔真誠的態度，一切都是空的。沒有實行，就沒有條約，條約只是為實行而存在的。實行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從最下層做起，從老百姓做起。善隣及友好，不是口號，也不是兩國之代表見面時喝一杯香檳就完事的。必須普通的中國老百姓看見日本老百姓，或是日本的老百姓看見中國的老百姓時，臉

上都非常愉快，肚子裏沒有什麼鬼主意。我不知道像這樣的中日朋友，現在能數出多少，我自己就沒有這樣一個，似乎我一看見日本人，就不能痛快的表現自己了，我努力在改善自己這不該有的情形。

這件改善工作的成功，需要雙方的努力，但是我認為日本人的責任，較重於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日本人。無論如何，如日本人說的，日本是「亞洲的中心」，一個預備做亞洲中心的，該是如何寬宏大量，海闊天空。

比較起來，在日本的日本人對待中國人，是好得多。但並不怎樣好，假使怎樣好的話，那麼，被日本人常常說的，所謂留日學生都是抗日的這一句話，是不能成立。假使，留日學生都是抗日的這一句話，在大體上不錯，那麼可以證明在日本的日本人，對中國人，至少對留學生，是並不怎樣好。一位有名的抗日將軍，在士官學校讀了一半就回國。有人說，假使那時，他不是一個苦學生，而處處受日本人優待的話，也許他不會這麼抗日了。當然，中國人都知道他的抗日絕不是因為當時日本人沒有優待他，而是有種種其他的原因。所以現在日本人極力優待留學生，雖然我認為該感謝的，但是這件事不會影響到留日學生之是否抗日。一個有希望的留學生，就是日本人不優待他的話，如果他有這樣的信念，他一樣不抗日。反

之，不管怎樣的優待，他要抗日，仍一樣抗日。日本人之怎樣對待全中國人，無疑義，是決定他的信念之最大原因。雖然如此說，在相當的一個範圍內，爲了要使留學生認識可愛的日本，在目前日本的立場，唯一的方法，似乎仍是優待留學生。

比如我是極受日本人優待的，爲什麼我這樣幸運，這裏不說自明。日本人對待我，那只是使我永遠不會忘記。不過再比如，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雖然日本人一樣優待他，他居然也去抗日了。我很佩服他，雖然我說不出佩服他的原因。

我可以隨便的舉一兩個例，以證明，留學生現在在日本，有着怎樣的遭遇。物質上的不便，根本算不了一回事。精神上的一些刺激，尤其是一些小刺激，才能成爲一個原因。日本人常問留學生，感覺什麼不便，這個問題是非常難回答的。難得就像普通留學生，到警察署去，警察會問你對中國現代某一個政治家的意見怎樣？少數的留學生，雖然會給一率直的回答，但大多數總是遮掩自己，一種不安的心情，似乎不能不使他們說着另一種話。留學生最不便的，是住的問題。有的住到寄宿舍去，最近日本爲中國留學生建築了一些很漂亮的寄宿舍，但都是中國人。想住到日本人家裏，所謂上流的人家沒有請你去住的必要，能去的只是一些以多下的房間出租的人家，這種人家，在上流的日本人看起來，是不適於留學生的。

有一個留學生，住在這樣一個人家，一天吃晚飯時，來了很多蒼蠅，於是這留學生說：

「五月蠅々」，就是討厭的意思。誰知這日本人接着說，你應該用中國話向蒼蠅說。這個留學生，氣得第二天想搬家，而沒有地方。假使有人說，這日本人沒有相當教育，那我再舉一個有教育的例。有一個補習日文的先生，問留學生，中國什麼山最高。大家回答說，喜馬拉雅山。那先生接着問，喜馬拉雅山是你們中國的嗎？於是留學生，一直和他吵到下课。

曾有一個日本人，很輕鬆的向我說，「二十一條」並沒有怎麼了不起。依我兩年前的性情，我會和他辯論，或是爭吵一個晚上。但是那時，我只聽他說而已，換句話，就是我根本沒有聽他說。日本人對中國人之態度，越使中國人具有「大國民的風度」，這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收穫。

武者小路實篤說，中國人在肚子裏輕視日本的文化。我也可以，也願意說，日本人在肚子裏輕視中國人。上面舉的幾個例，以及我還有很多不願一一提出的事情，證明日本人是如何對待普通一般中國人。

中日間之一切，應該與實行政策同時的，設法增進中日人民間的感情，而這件事，除了中日人民以外沒有人可以做的，尤其不是「當局」能做的事。我之雖有很多日本友人，而沒

有一個「談心事」的日本友人之原因，是我一看見日本人，雖然我很想說出自己的「心事」，我不願，也不敢，甚至覺得不必說出來。這是我很大的一個失敗，假使我不努力的話，也許將這樣永遠失敗下去。

我更希望日本人將他們的態度，改變為可愛點，可愛得不要太虛偽點。使人覺得他可信任點，但別太做作了。痛快的指摘人，是日本人所愛好的，但態度該和氣點。保持自己的莊嚴，也應該，不過太板起面孔，人們是不會來接近的。

中國人也有責任，日本人現在之這樣對待中國人，一部份責任，當然也在中國人。第一，比如中國人對他們不誠懇，就是一個很好的日本人，也無法對中國人誠懇。再比如，假使中國人也挺起胸來，別那麼畏手畏脚的，日本人也不會耀武揚威。真正的英雄，是僅出現在英雄前，假的英雄，只能在不是英雄前得意。我們在希望日本改善他們對中國人的態度之前，必須改善我們自己對待日本人的心理，就是不要怕日本人。和平的意思，絕沒有畏縮。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反省。

我的結論是這樣：

日本人對待特殊中國人，較普通中國人好。在日本的日本人，與在中國的日本人相較，

前者是好一點。對中國人不好的日本人，簡直壞到令人啼笑皆非。而改善這情形，日本之努力較重於中國人。

日本人應該注意兩點，第一日本應以整個中國人民爲他們的對象。對整個中國人民，應該別太形式主義，比如口號及約束，在不實行時，就是形式主義。第二，日本人應該消除他們的優越感，也許他們是優越的，也許他們自己以爲自己優越。但是，將這種思想，無限制的表現出來時，已經不優越了。真正優越的人，永不會這樣。

當然，一切有例外。也有日本人對特殊中國人不好，反而對普通中國人好。也有日本人了解中國，而尊重中國。但這些在現在，都只是例外。將這些例外，都改爲普通。現在的普通，改爲例外，才是我們所盼望，及努力的。

## 九 一點日本人的關於中日關係的言論

依照我原來的計劃，在日本人研究中日間一切的一方面，預備分：一、日本人之中日戰爭觀，二、日本人之和平救國觀，三、日本人對抗戰中國之研究三節，加以詳細的介紹與批評，這是我認識日本的另一個出發點。但經再三思索的結果，也許因再三思索，使自己有點神經過敏的，我放棄了原有的計劃，而只預備，極簡單的介紹幾種言論。並且絲毫不加以我的感想，及客觀的批評。不過，我將介紹的一切，足使大家，如果稍加以思索的話，可以得到兩點結論。第一，我們從他們的言論中可以知道，他們在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對華的根本理論根據。第二，知道他們研究中國的結果，可以客觀的反省自己，而得到某一種新發現。

同時，將介紹的一切，非常影響一般日本人之對中國的智識。因為這些言論，都是日本人公認為最足以參考的。在日本言論界全體說，他們也的確可以認為是客觀的，學術性的，而且在某一種限度內，也可以說是公正的。我希望，能給大家一個貢獻。

「支那事變之原因及意義」，作者園田次郎，本文載於創元社版，「亞細亞問題講座」，政治軍事篇第二冊。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茲摘錄要點如下：

「日支事變超過每一個人的預想，而擴大。東洋的事態顯著的變更，展開了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大戰爭。在研究蘆溝橋局部衝突，為什麼會發展到全面戰爭之前，必須回顧到蘆溝橋事件突發時為止的日支客觀情勢。」（同書九三頁。）

「日本以爲冀察政權是對南京政府有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團體，認識北支那之特殊性，而能完成緩衝地帶之使命。而南京政府却將冀察政權，引往國家統一之線內，財政，人事，教育等，強行中央直轄主義，其自治的色彩完全消去。冀察政權自體，在成立當時，確有地方政治團體之特色，但在中央國家統一之重壓下，漸漸喪失其特色。一年八個月之存在中，後半數個月，完全變成無氣力。在日本及南京政府間，巧妙的專念於自己保護。結局，殘存軍閥型之人物，不但不能澄清時局，反而使時局混亂。」（同書九九——一百頁。）

「支那民族主義之抬頭，雖然可以認爲是向近代國家發展過程中，所有的歷史必然性。但是在很多場合，以抗日之形態表現，乃常常發生東洋的悲劇。」（同書一百二頁）



「如果冷靜的批評，對於排日教育及抗日訓練，國府所採之方針，犯着兩重最大的謬誤，第一，在引導於不能不敵視日本的事態之沿革，支那自身有很多必須反省的歷史，而全置之不理。另一，爲了支那純粹民族解放，應該對站在不平等關係上所有之列強實行抗議。但因只注意與日本的關係而隱蔽其他一切之原故，在民族主義與抗日主義間產生了矛盾。因此國民忘了嚴正的自我批判，對於主觀情勢之認識，開始錯誤。」（同書一零八頁）

「東亞新秩序」，作者平貞藏。本文載於中央公論社版，「支那問題辭典」。昭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發行。「支那問題辭典」載有六十二篇，幾乎可以說，包含中國任何方面的文章。在研究中國革命及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等點，頗具科學的眼光。

「在日本國內，東亞新秩序建設之觀念，採取明確之意識的表現，是支那事變開始後，約一年半的昭和十三年十一月近衛聲明以後的事。但是實質的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在滿洲事變以來，以吾大陸政策爲中心，而被展開。所以東亞新秩序觀念之成立過程，乃至觀念內容的自身，是無法忽視這種大陸政策的事實。」（同辭典五百五十頁）

「大陸政策之性格及要求，如果在滿洲事變後之具體發展的關聯上去考察的話，大體，可以要約如下：一、大陸政策是明治以來，求日本安全及繁榮之至上命令。在我國之場合，

與所謂東亞和平乃至安定之希求的道義精神，緊密的相結合。因為日本國力太小，以及世界的自由主義風潮，在國內（日本）的影響，在過去，這道義精神之貫徹不一定與大陸政策相一致。但是，以滿洲事變為契機，兩者再度開始一致了。蓋因日本之國力，在與其他列強之對比上，因世界大戰後異常的經濟發展之結果，已至少完成了在支那大陸獨自出進的成長。而且，也開始在國內的自由資本主義之克服。滿洲國以王道國家的育成，國內統制資本主義之漸次發展，及以軍部為先頭的，革新政治努力之抬頭，成了決定這種傾向的事物。支那事變開始前後，這種道義性的貫徹，在向東洋的文化，傳統之復歸尊重之形式上出現。在這一點，必須說與西歐之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截然不同。二、與前項相關的，日本大陸政策之政治的要求，着眼於南京統一政權之抗日政策。以滿洲事變為契機而勃興的支那民族主義，被日本在北支及蒙疆之進出而刺戟，而且因世界恐慌漸次來襲的影響，支那農村社會開始破壞動搖。所謂「從民族危機之脫出」，轉為抗日的方向。再者，在這樣支那經濟巨大動搖中，與英美資本主義密接提攜的，以浙江財閥為首的支那民族資本，向其政治代辯者南京政權，要求抗日的統一運動之遂行。這當然表示英美在支那政治上，增大異常的勢力。一方，以民族危機而實行的共產黨之民衆組織，也急速的展開。在這種情勢前，日本之大陸政

策，就算將東亞之安定及和平爲別論，感到反撥之事也是當然的。這也必然，變成使北支蒙疆脫離南京政權，及日本政治力向南京政權滲透的一種運動。這種日本要求之具體表現，是接着昭和十年之北支事變而有的，冀察冀東兩政權之樹立，幣制改革之反對，及根據廣田三原則的日支國交調整運動等等。」（同辭典五五二頁——五五三頁。）

「在這種情形下，解決方法大體在以下之基礎上，一、日本在過去與他民族協同的經驗。如周知的，明治維新以來，吾國因國家發展，包容來了台灣朝鮮等民族。這種場合，對這些民族的基本政策，是基於皇道精神的同化原理。這原理在自由主義時代之世界的民族自決主義風潮中，也不斷的保持到現在。而且這原理在滿洲事變後，更加發展。今後與支那民族的提攜上，此種基於皇道精神的協同主義的民族政策之方向，是可以完成其偉大的使命。」（同辭典五五七頁。）

「國民政府自強之問題」，本文載於今年九月號「東亞」。「東亞」是現在日本一個很出色的雜誌，有月刊及週刊兩種。作者姓名，從不登出。但是在研究中國，尤其是「抗戰中國」，很有獨特的見解，而且足供參考的資料，也相當豐富。本文是對新政府自強之意見，並附有一小題，「國民黨強化論」。

「與國府參戰及吾對支新政策實施同時的，國府自強問題，不能再停止於形式或標語的境域。其解決如何，是不能不根據於國民黨之強化如何。」

「和平運動之目的，是重慶政權之覺醒，及以吸收參加和平運動份子爲目標的，所謂全面和平的實現。在方法上，極力避免『支那人打支那人』之內戰的發展，而是說教的，啓蒙的，及理論的鬥爭。因此和平運動之武器，是理論及形式。形式主義其本身當然持有重要意義，但是，現在的事情是變化了。支那事變發生爲大東亞戰爭以來，以重慶覺醒爲前提之全面和平的實現，成了決定的困難。因之在方法上，也有將從來之觀念的理論的鬥爭方式，轉變爲現實的實踐的鬥爭方式之必要。爲使這必要更加切實，現在是連『支那人不打支那人』一事都很難避免，必須要求戰鬥的革命的武器了。」

「今日之所以有國府，不管支那之歡喜與否，是因爲有日本之強力的支援。而今後更不用多說的，日本是不惜這支援的努力。支援之方法因新政策明白的改變，而且這支援的新方法，也是國府所翼求的。僅這一點，更不能不說國府之責任是重大的。」

「從來之國府，不管怎樣，是因有日本這強力的支柱支持着，而成立發展來的一種占領地政權。修理這房屋，整備中央政府之外觀，以及掛上招牌等事，是還都國民政府之，不虛

偽的歷史，現在雖然不許立即取下這支柱，但是不能不說，一切該以國府爲實體。建築物沒有支柱而能立住的基礎是土地，及地基之強化。這簡單的理由，即是國府自強當面着的課題。黨之組織及活動，對於政府，即是所謂地基之地位。但是，地基之構造除了民心把握，沒有別的。而民心把握，僅只有根據黨組織及黨部活動之強化，才能成功一點，是支那重要的事實。」

「新國民運動，老實說，現在尙未脫出青少年運動之實狀。就是青少年運動，在支那也不得不依賴黨活動的推進。這件事，看重慶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及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青年團，就很清楚。這些甯可說是，從事着黨活動之重要的一部份，就是重慶及中共青年團，都以必須後繼的黨幹部之養成，及黨預備軍之訓練爲目的。支那之青年運動，所具有的政治的實踐的性格，是從客觀的情勢所發生的，這也是支那，青少年運動停止於精神運動限度內，不能發展的理由。南京新國民運動，因之，作爲黨之外郭運動的也必須發展，其青年運動也必須被指導爲黨之新幹部及隊伍之供給源。」

「汪主席已經將重慶地區之一般民衆，與仍固執於抗戰的英美走狗，很明白的分開。『英美走狗不認爲同胞』。接着，汪主席在七月七號的支那事變六週年紀念之談話中，右之

對重慶政策更進了一步，「興起問罪討伐之師，以打破其軍事勢力。」以未曾有的激語，斷言重慶之打倒。（南京七月六日每日新聞特電）。」

最後，我要提到吉田東祐的「中日問題全面解決的可能性」，這是載於申報月刊的。我想國內的人，尤其是京滬一帶的人，一定非常熟悉這篇文章，所以除了兩個值得欽佩的要點以外，我不預備作任何摘錄。吉田氏的文章，假使大胆的不顧慮的批判的話，可以找出一些錯誤的地方。但是大體說來這是一篇極公正的文章，公正得我從來沒有讀過類似的日本人的言論，無怪我的一個朋友，就是吉田氏所謂「從最初就抱着猜疑態度的人」，很遠的寫封信向我說，「如果日本再多幾個這種人，中日間之一切，也許有別的方法了。」

「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信上海的抗日救國運動是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實，這一運動的中心份子上海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主要的是代表上海中小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而逐漸成擴大的一種運動。」

在現在這種情形下，以一個日本人的立場，在分析中日戰爭的原因時，敢以「階級觀念」爲一要素，我不能不佩服吉田氏之大胆。他說抗日運動不是受共產黨領導的，就如同我說過，抗日絕不是被英美所利用而成的一樣。

「今日的抗戰，並不單純是重慶政府的抗戰，而是抗戰區內的中國民衆的抗戰。中國民衆的要求，正如野馬一樣，如無強固政府的操縱，則會任性奔馳，就是這樣的原因，中日事變方會發生的。同時，也就是這個原因，重慶政府對國民的影響既如是之強，但如不管中國民衆的要求，而把民衆要求拋棄於萬丈深淵，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這一段話，如果是中國人說出來的，並沒有什麼稀奇，因為是日本人所說，我們不能不相當的予以重視。這一段話，給任何認「抗戰是被英美所利用」的論者，以嚴重的打擊。僅這一點，我願意承認吉田氏之功績。

我之很簡單的介紹以上幾點，最大的原因，是我覺得，除了研究日本自身外，我們必須研究日本人究竟怎樣在解釋中日間之一切，在目前我尤其認為後者是重要於前者的。不管我們怎樣研究了日本的本身，那不能影響我們研究日本人怎樣解釋中日間一切之結論。反之，從研究日本人究竟怎樣解釋中日間一切而得到的結論，影響我們的其他關於日本的研究。

## 十 結 語

中國與日本，有着必須永遠互相對付互相的命運，我們不能將中國搬到非洲大陸的中國，也不能請日本搬到北極，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和日本，永遠有着密切的，必須發生各種交涉往來的關係。這樣，假使中國人不知道日本，那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日本也不正確的知道中國，同樣對日本沒有好處。很多人說中日戰爭的原因，就在這裏，所謂互相認識的不足。

互相認識不足，雖可說是中日戰爭的一個原因。但這樣說的人，忘記了歷史及社會進展法則的必然性。我這必然性，絲毫沒有吉田東祐所稱的「中日不斷鬥爭論」的意思。因為我覺得，如果日本能正確的了解中國，更了解他們自己，同時，中國也正確的了解日本，更了解自己，而將這些結果，光明正大的去利用的話，那是可以達到「中日永遠不鬥爭」的一步。「永遠不鬥爭」絕不是「永遠不互相對付互相」，「永遠鬥爭」及「永遠不鬥爭」，不過是「永遠互相對付互相」的兩個不同的方式而已。



反之，如果有一方，既不能正確的了解人家，又不能了解自己，或是將好不容易了解來的結果，應用在並不是「正大光明」的一方面，仍不可避免「中日不斷鬥爭」。當然，我們能使中國成功爲一世界一等國家時，所謂「中日不斷鬥爭論」，據我看來，也無法成立的。

假使我們能知道一些雖是大概，但極重要的日本情形，尤其是關於他們的國民性，及社會發展的性質後，對於中日間以前爲什麼會那樣，現在爲什麼會這樣的問題，很容易就能了解。從這了解後得到的結果，再參照目前客觀的情勢，對於將來會怎樣的一點，也並不是無法預測。我相信這小書，在日本的一些重要地方，做到了這一點。假使讀者肯自己去思索及研究的話，我相信會有一個美好的結果。這本小書，不過是一個開門的鑰匙，我希望大家能共同負起開了門以後的工作。

如果依照我所說的，中國國民性是圓的，日本國民性是方的。中國國民性可以用水象徵，日本國民性就能以花岡石來象徵的話，那麼兩者不是格格不入嗎？並不一定這樣，在某種情形或條件下，兩者也可以互相融洽。比如，在一個正方形裏，畫兩條對角線，以對角線相交點爲中心，對角線之一半，爲半徑，而畫一個圓的話，這圓恰巧包括這正方形。再比如凡是有過這種經驗的人，都一定知道，一粒粒花岡石，在清澈可愛的山泉裏看來，有另一種

風味。不過，這融合極困難，困難得可以成功，也似乎不可能成功。因爲，成功是有待於努力的。

謹在此祝福日本，更以千千萬萬意義的祝福中國！

附

錄



## 一 再度來日感想

谷荻陸軍報道部長是父親的好友和同志，也是我所尊敬及佩服的日本有知人士中之一位。在「時局雜誌」的四月號上，載有他的一篇題名「日本與中國」的文章，在他這篇文章中，說到我這次再度來日本讀書的事。讀了以後，很想說些話。加以，這次再到東京後，曾有幾處報館約我談談，我都謝絕了。因為那不是學生式。學生式的，該是以投稿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感想。所以，我在這裏，同時給他們一個答覆，而且是一個直爽的答覆。

我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第一次去日本的——民國十一年九月我生於日本京都——一直到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為止。其中因放假回國過四次，每次回國都預備不再去日本。有兩次自己根本沒有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有兩次雖然說出來了，但仍然回到日本。至於我為什麼不願再去日本呢？這原因谷荻少將在他那篇文章中，代我說了。

「當他在日本留學期中，對於日本報章雜誌登載的對支議論，或是對於自己接觸的日本人之對支觀念，抱有非常的懷疑。一言明之，他以爲日本對中國的方法，是傲慢不遜，僅只

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更超過英美之險惡。」

但是，平心而論，日本的輿論絕不是完全使我不滿的。日本人士之中，對中日關係非常了解的，也很多。不過，對一個青年，一點刺激，往往會使他感情衝動，而忘記了其他，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是谷荻少將所不知道的。那是關於我個人的性情，在這裏，雖然沒有詳細解釋的必要，也簡單的說一點。那時，我是一個感情容易移動的青年，對於自己目前所處的環境，始終不滿。未知的，新鮮的，甚至於神祕的一切引誘着我，使我以為生活應該刺激，應該冒險，甚至於以為應該像一個詩人。我會說自己的環境像一間狹小的房間，緊壓着我，我願變為一頭小鳥飛向天空，雖然飛向天空後，也許因力疲，會跌下地來死了都說不定。於是，我會計劃了一個頗有詩意的長途旅行，當然，那是沒有成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發生，我在十二月十二日帶着妹妹回來了。那時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仍留在東京，臨走時，我問他怕不怕美國的飛機，他說不怕，我們含笑的分了手。

回國以後，我在北平，上海，南京生活了一年。一年多以後，我決心再回東京讀書。經

自己向家裏解釋以後，終於得到家裏的同意了。這次重來的原因，谷荻少將在他那篇文章中，也代我說了。

「看見了一月九日日本對支政策之轉向，及這以後大陸的狀態，他開始從迷夢中醒來。仍是父親所說的情形，日本是真正的同胞。假使不與日本提攜，就沒有東亞的解放，東亞的和平，東亞的繁榮。現在，正是與百數十年來侵略中國的英美經濟資本主義，及二十數年來禍害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相鬥爭的時候。爲達到這目的，該更了解日本的精神，知道日本的事情。」

這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改變，但是，我爲什麼會改變的呢？很明顯，谷荻少將也說了，是因爲日本政策的轉向，而且，我看見了這轉向。關於這一點，我對日本政府當局，以一中國青年之熱情，致十二分敬意！

但是，還有兩個原因，也是谷荻少將所不知道的。

第一，個人的性情，假使說改變，寧可說進步的，開始覺得在天空上飛，是萬不及腳踏實地的。這並不是怕從天空上跌下來，而只是腳踏實地，可以多做些事情。

第二，我的那個最好的朋友，在又一次分手時，向我建議，與其在國內不澈底讀書和生

活，不如再回到東京去，至少可以多知道一點日本。他使我非常感動，在我們含淚又分了手以後，我採取了他的意見，決心再來東京。

這樣，我再到東京來了。

不過，有人說，當然不是和我說的，我這次來是被逼的，谷荻少將如果知道這個，一定又要大笑了。除了極少數的頭腦清楚的人以外，一般人，尤其是一般中國人之喜歡「信口開河」，及喜歡聽「信口開河」，簡直會使人啼笑皆非。

到東京已一月有餘，心中非常愉快，對自己一切有着極大的勇氣——對中日兩國的一切有着極大的希望——尤其是看見日本人民在戰爭期中之精神與努力，更欽佩萬分。雖然，在「神武天皇祭」時，因有兩天的假日，以致各車站因旅行者超過平日數倍，而有擁擠不堪，停止賣票之現象，以至各報紙都載有希望人民在戰時「事事自肅」一事，但比起上海一部分人，如今仍在紙醉金迷的不合理的生活生活中生活時，實有天淵之別。想到這裏，慚愧不已。

最後，對關心我的每一位日本長輩及朋友們，致謝！

四月十二日



## 二 寄友人

前一向上海的一個朋友有一封信來，雖是簡單的一封信，却使我想說些話。但是我考慮了很久，第一，我考慮自己有沒有這說話的資格。第二，我考慮，說了以後，有沒有聽的人？最後我才考慮到應該怎樣去說，終於，我希望能將自己所經歷的所思索的一點結果，貢獻給朋友，貢獻給和我一樣的青年們！有着熱情與夢想但也有着痛苦的青年們！生長在大時代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沒有正確의思想和信念，是會被大時代所淘汰的！

有時我也懷疑在目前的上海，所謂有着熱情與夢想，但也有着痛苦的青年們，是否存在，或是有的話，也非常少。曾有一位日本朋友很不思議的和我說：「難道上海的青年，完全都是美國化嗎？」我笑着沒有回答他。假使一定要回答的話，那只能說有租界存在着的關係，不過，我想像起來，換一種方式說，我希望，上海仍是有着很多可寶貴의青年的。給我信的朋友，就是一個青年，是否是一個可寶貴的青年，那是另外一種問題，但是，只要努力，每一個青年都可以成爲國家的寶貝。

關於世界，關於國家，關於人生，不管你有着如何的一個思想，你總應該有一個思想，沒有思想而生在世界上的，只是生存在世界上像草花樹一樣，而不是生活在世界上。所謂生活並不是單指日常必需的生活條件，假使以為吃睡以及其他就是生活的人那就是沒有思想。人，從生下來一直到死為止，有應該做以及不應該做的事，自己的思想支配着這一切！

但是，確立一個思想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寧可說，難之又難。單靠先哲的遺訓是不够的，單靠自己的思索，嫌太空洞，單靠一一去經歷，未免太苦了，所以，一定要從各方面着手，用科學及哲學的方法，經過各種階段，才能確立一個思想觀，而這個思想觀，絕不能說是已經圓滿的完成，繼續不斷的在人生途徑上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在變動着，更新着，更可以說，在進步着。

同時不能忘記一個簡單而且普通的真理——真理往往是非常簡單而且普通的——就是，思想離不開行動，行動離不開思想。沒有行動的思想，只是空論；沒有思想的行動，只是胡鬧。而且，在行動之前，最要緊的是各方面充實自己，自己沒有充分的實力，就算你有很好的高尚的思想，行動了以後，也很容易失敗，這是「輕舉妄動」！青年最容易犯這毛病，熱情來了不顧一切，結果只是犧牲。所以不管你有着怎樣一個思想，你所應該做的唯一的事，

就是充實自己。

「難道上海的青年，完全都是美國化嗎？」……很多日本朋友都這樣說。當我自己在四年前第一次來日本時，一位日本軍人朋友，也說我有着濃厚的英美色彩，但是英美絕不是沒有長處——據我看來，短處較多——我們可以採取人家的長處，不過，學了人家的長處而忘記自己，已經是不應該，何況學了人家的短處而忘了自己，就如同我們現在應該認清日本的長短處而取捨之，萬不能事事說人家好而忘了自己一樣。

最被日本人認為上海青年之美國化的，就是學生沉醉於跳舞一事。

「入山者，不知山」，是一句古語。籠統的說，就是「當局者迷」的意思。但是沒有入過山而站在山外的人，絕沒有理由說他知道山，唯一知道山的，是一度進了山，再走出山的人，假使他說他知道山，我相信沒有人反對他。

因此，自己反省的結果，認為人生絕不是享樂。當然，我不反對娛樂，正當的規則的娛樂，是能增加工作之效率，但是完全去娛樂而不工作，就是享樂。「享樂主義」是日本人加於中國人的一個名詞，也有過日本人說我是享樂主義者。在他們頭腦中之「享樂主義」是怎樣的，且當別論，總之，人生絕不是享樂的。也許在一個時期中，我自己也會硬使自己做一

個「伊比鳩羅主義」者，假使會有這個時期的話，現在我是反省了。我深深的了解，在青年時不好好的努力，到老年將有無限的悲哀。雖然年輕人絕對不能沒有一點春天，但沉醉在跳舞，絕不是一件合理的事。與其這樣，為什麼不多去幾次「蘭心」聽音樂 *Beethoven* 或是 *Tselai Kowsky*，無論如何要比 *Artie Shaw* 或是 *Tommy Dorsey* 偉大得幾萬倍。「運命」或是「悲慘」交響曲，能給你偉大的啓示。

我的朋友的信中，說起他們一切仍是和往常一樣，開開跳舞會。……我苦笑置之。關於這些，我不能不欽佩日本人。日本的大學生，在大學畢業後，立即就要入營當兵，跟着上前線打仗。假使是中國人的話，我想至少有一半中國人，連我自己在內，會這樣想，反正要去當兵，要去作戰，也許打死，大概總打死，打死了，書是白讀的，現在何必用功。但是他們不同——其中也有少數特殊的——在學校時仍然一樣讀書，畢業後打仗是打仗。打死了是爲國捐軀，萬一不死回來的話，一樣有大學畢業的程度來爲國家做事。日本是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也是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爲什麼人家能有這種精神，而我們，至少在上海的一部份人沒有——當我的朋友看到這裏時，我希望他想想，像我以前想過一樣的想法，爲了自己，爲了充實自己，應該將自己的生活反省，在談到救國以前，應該先注意自己。

要能在大時代中站得住的話，努力是必需的，沒有努力就沒有成功！

我也有很多同學是在努力着的，他們大都在南京生活着，南京與上海有着絕對不同的環境。幾十年租界的存在，使居住在租界的人，喪失了國家意識。因此，在南京生長的青年也很明顯的，較知道什麼是國家，他們的家庭境況都不好，很早就開始在社會裏工作。而一面自己盡可能的在讀着書，在充實自己。每次在看見他們時，總說不出的感動。他們的臉上有着與人生鬥爭的痕跡，而一點沒有倦態。他們在等待着，但絕不是命運論者。我是比不上他們的，也無法將自己尊敬他們的心情表白出來。在這裏，我鼓勵他們，祝福他們有永遠不斷的勇氣。

這些，是我說的一些話。至於東京，仍是一樣——關心我的朋友，請安心，我在好好的生活着，在努力充實自己。

前日晚上九點多鐘，東京放了警戒警報，那時我正在電車中，從音樂會回來。車上的人都有着說不出的表情。電車停了五分鐘，我從丸之內走到日比谷那一帶，如果飛機來了，相當危險，因為是東京的中心。我感覺到極有意思，在異國假使遇到空襲，的確別有風味，很使人想到空襲下的柏林或是倫敦。東京還沒有遇過空襲，去年的一次等於沒有，但是空襲是

必來的，日本政府這樣對人民說，人民也這樣朝夕準備着。

天氣漸漸熱起來，憶念國內的春以後，又接着憶念國內的夏，今年的上海，一定又熱極了。每一個在國外的人，對國家都存着一種異常的情緒。每當我讀書讀倦了的時候，遠望着窗外的藍天，非常憶念國內，憶念國內的一切，憶念整個的中國。

最後以努力互勉。沒有努力是沒有成功的，只要肯埋頭苦幹，成功是意料中的事。假使我們這一輩年青的人，再不努力的話，請想想，中國的前途將更不堪設想了！

（五月十四日）

### 三 再寄友人

最近，我又接連收到兩位朋友的來信，都是讀了我的「寄友人」以後寫的，我再三讀了他們的信後，非常喜悅。因為我說的話，他們都深深接受了！我也可以多少知道他們心中所想的——所說及所想做的——，都與我心中所想的一樣。而且，我敢料想大多數中國有思想的青年，都有着同樣的想法，我們精神上聯合起來，就能成功一個最大的力量。這力量運用得合理的話，可以改造時代，在歷史上創造另一個奇蹟！

「我很高興你給我以及許多讀到的人一種新的啓示，更好的是那封信給外面一些說你閒話的人，或聽到那些閒話而不認識你的人，知道一下你的真面目。當然這後面一點，你是不在乎的。」

這是一位朋友信上的一段，我特爲抄下來，因為我想談談所謂「說閒話」。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如他說的，我是毫不在乎。一個預備出生入死的人，假使也會有「人言可畏」的封建時代的思想，那他頂好還是在家裏睡睡覺談談天。當然到現在爲止，我這一生中，也做

了很多不能令自己十分滿意的事。但是當我發覺自己有了這種事情，除了以後下決心不再有了同樣事件發生外，我不後悔，我從沒有後悔過。

因何事而有人「說閒話」，我在這裏沒有說的必要，也沒有說的價值。我不爲自己辯護，我從不曾希望人人都了解我，我只希望極少數的，我希望了解我的人，永遠不誤解我。將來，也許我再以星星的呼吸，落花的太息，——這兩句話多使我憶念三年前的自己——來寫一兩篇小說。在這些小說中，假使那些愛「說閒話」的人，仍沒有厭倦於「說閒話」，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更真實的材料了！我很可憐他們，他們不懂得人，不懂得人與人間之關係，尤其不懂得男人與女人間之關係。假使是一個女人的話，她不了解男人，假使是一個男人的話，那麼，他了解詩人。

在現在這種以發財爲人生最重要目的之社會中，比如像上海，不但很難找一個詩人，就是要找一個了解詩人的人，也談何容易！這就是爲什麼每一個詩人都愛好寂寞，愛好孤獨，而更能忽然的談三天三夜而不倦的原因。

我會將自己對人生之思想的進展，分爲幾個階段，我以願意談三天三夜的熱情，告訴願意知道我的人。



我這樣分析了自己對人生思想的進展階段：夢想——樂觀——悲觀——中庸——不在乎——消極——現在。

我也說過，最初我是快樂的，以後我是憂愁；以後我像是憂愁，但是快樂；以後我像是快樂，但是憂愁；以後不像快樂，也不像是憂愁，以及到現在。

第一時期——我以最簡單的方法說——我在香港，對人生剛剛放下第一個脚步，愛海，愛星，愛家，愛一切美的事物，任何事物在我看起來都是美的。寫了第一篇小說，裝作自己是在初戀以後，費了一晚默坐在海濱，寫了第一首詩。有着寶貴的熱情，夢想着自己的將來！

接着第二時期，從香港到東京，勇敢的對朋友說，自己去開闢新天地，最初一個月，因為新奇，壓住了自己的「多愁善感」。以後，就瘋狂的想家，憶友，更懷念自己的國家。開始知道不但應該愛國，更知道為什麼應該愛國！

第三時期，却成為極端的悲觀，這是有很多現在不必說的原因。發現世界除了美以外，更有醜惡。我們要與醜惡鬥爭，就像我們要愛好美一樣。

於是第四時期的開始，一個遠行的計劃沒有成功，很容易的，更覺得人生處處不如意。

對一切都失去了熱誠，反而怨恨一切。我說有愛我的人，但沒有了解我的人。一切我也在可與不可之間。但是，這時，我的第一個沒有題名的小集子出來了，是一些詩與一些散文，現在看起來，可以說都是些無病呻吟。但是我將永遠愛好而且寶貴着這小集子！

在第五時期中，我做了任何我自己愛做的事，我喝了相當的酒，雖然明明知道對身體不好，但我不在乎。一直到從東京回來，在國內生活了一年多。

在這一年多以內，我愛極了叔本華，我完全同意他所說的人生即是煩惱與無聊。再加種種其他原因，我也下了人生無意義的結論。以「戰爭與和平」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消磨自己的所謂最寶貴的青春，到最近我們南京的家裏失了火為止。

家裏的失火，是我近來一個轉變的「導火線」。那晚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上，我一晚沒有睡，決定了重來日本，決定了自力更新，雖然我並沒有什麼可以「更新」。

至於現在我的思想，對世界，對國家，對人生的，將來再說。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動，完全是因為我對國家，有着堅決的信念的緣故。我現在也是這樣。

我要研究學問，但不要做一個學者。我要研究人生，但不要做一個宗教家。我要做一個有人格的人，但不要做一個聖人。我要做一個有思想的人，但不要做一個哲學家。我要有詩

情，但不要做一個詩人；是的，絕不要做一個詩人！

我要一不再無病呻吟，二樹立一個正確的信念，三爲達到這信念，充實自己的一切！

關於上海之醉生夢死，我的朋友引用了荀子的兩句話：「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及「上者下之師也」。他的意思是說，不「以身作則」，是無法使這不合理的現象進入合理之途，在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我以沉痛的心情，請求所謂「上者」努力使自己作所謂「下者」之最好的模範。日本人現在吃糙米，是全國上下都在吃着的，並不是只是老百姓吃，而一部份人可以不吃。

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引用了父親在「扶桑爰影溯當年」中的兩句話：「沒有生活什麼都是空的，志氣不能充饑，野心不能禦寒」，表示他生活的困苦。我愧不能積極的援助朋友，每次盡自己的力量，也是非常消極的，最積極的辦法，應該從根本做起，但是政治不上軌道，就無法談什麼根本。

我斷言日本的政治是較中國進步，拿「恩給制度」一事看，就很清楚。

日本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是「幹」的精神，尤其是「苦幹」。中國人也許比日本人聰明，但是缺少了努力，將會一事無成。日本學生讀書是苦讀，中國學生則多數是取巧。

當然，在我們看來，也許認為他們太笨。但是，假使我們五十年以來也像他們這樣笨的話，中國絕不會像現在這樣。

今年暑假不回國，幾時回國還說不定，除了有時想家，及想呼吸一點「中國的空氣」外，我對上海南京一點沒有什麼依戀。我覺得上海南京的世界太小了，我總覺得中國該是整個的一個中國！爲什麼我們現在不能去看峨眉山，而峨眉山的人不能來看江南的原野。我憶念整個的中國，像當我在小學時，先生就和我說的海棠葉子的中國！

下一個時代，將交在我們青年的肩上，我們應該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來担负起這個責任。我們要使中國重得光明燦爛，使我們的子孫永不要再受到像我們現在受到的痛苦！

（六月最後一天深夜）

#### 四 與日本友人談話錄

我在這裏，將平日與日本友人一些談話寫下來，這都是我認爲有寫下來的價值的。認識一個國家，有四種方法：第一是深深的參加他們的生活，第二是與他們做痛快的公正的談話，第三是讀他們的書，第四則爲自己思索。我毫不加入自己的感想與批評的寫下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會心的人一定領略得到，而可多少認識一點日本。

對於日本友人的姓名，我是隱瞞着，我也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我深深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及友情！

※

※

※

※

甲（一位紳士，當我這次一到東京後）：「你這次不會再跑回去了吧？」  
我：（微笑，沒有回答他，這是我對日本友人，在一種不知該怎樣回答時的一個非常笨拙的方法。）

※

※

※

※

乙（從上海到日本）：「在用功嗎？不用功不行的，你父親會生氣的！」  
我：「不想用功時，我無法用功！」

※

※

※

※

乙（在他喝了一點酒後）：「想愛人嗎？如果想，我替你從上海帶來！」  
我：「你很了解青年人的心理。」

※

※

※

※

甲：「非常對不起，東京生活很苦，但是，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點頭）

※

※

※

※

丙（大學教授）：「最要緊的還是和日本學生在一起！」  
我：「我也這樣想，不在一起，不能知道日本青年的思想與心理。就算雙方有意見不合的地方，可以辯論。」

丙：「意見不合，是沒有辦法的事。」

※

※

※

※

丁（大學生）：「你知道『日本精神』嗎？」

我：「我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才是『日本精神』。安岡正篤氏在日本精神通義上說：日本精神不是文字語言可以說明的，你能將你的意見說給我聽嗎？」

丁（想了一想）：「我也知道有『日本精神』，但是我也說不出，正如安岡正篤氏說的，是文字語言不能說明的。」

我：「比如阿茲島的兩千勇士之死，就能代表『日本精神』，是嗎？」

丁：「正是這樣！」

我：「但是中國這種事也有，比如，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揚州十日的史可法，而西洋這種爲國犧牲的事，也是有的，比如 Tennyson 在『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中頌歌的事，這是人類的精神，不能說僅是日本的精神。」

丁：「也許日本多點。」

我：「也許日本多點，但是，如果你們不能明明白白解釋給我們聽，一個外國人，頂多除了知道有『日本精神』外，怎麼能了解『日本精神』？」

※

※

※

※

甲：「中國有着廣大的土地，多數的人民，豐富的資源，要成功一個近代的國家是很容易的，但是，就缺少一樣……」

我：「努力！」

甲：（連忙點頭）。

※

※

※

※

甲：「日本人做什麼都是非常嚴肅的。」

我：「是的，需要嚴肅時嚴肅，不需要嚴肅時也嚴肅。」

甲：「正是這樣。」

我：「但是，中國人却不需要嚴肅時不嚴肅，需要嚴肅時也不嚴肅。兩者相較，在目前這樣時代，我甯取前者。」

※

※

※

※

戊（一位日本太太）：「中國的太太們都比先生們神氣嗎？」

我：「不見得，不過比日本太太們對日本先生們要神氣些。」

※

※

※

※



甲：「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佳的民族，爲人家做事時，會拼命做而忘記了自己。比如現在在滿洲國做事的日本人，往往爲了滿洲國的事，而和日本人吵架。」

※

※

※

※

丙：「英美對中國的辦法是 Give and Take。」

我：「那麼，日本現在是 Take and Give。」

※

※

※

※

甲：「中日事變的起因，是中國不肯與我們經濟合作，更抵制日貨，當然我們也有不對的地方，不過假使當時不那麼抗日，一切也不會這樣了。」

我：「假使真正的經濟合作，那我們當然願意的，不過，在當時，我們以爲你們有領土野心。」

甲：「不，我們絕對沒有領土野心，我們就要你們購買我們的生產品，就滿足了。」

我：（無言）

甲：（無言）

我：「過去的事不談吧。」

甲：「過去的事不談吧，我們從此以後，同甘共苦。」

※

※

※

※

甲·乙·丙·丁·戊（當然不是同時的）：「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就是中國菜了！」

※

※

※

※

姑且到這裏爲止。

## 五 近感兩則

### 一 關於民族意識

日本人常說中日戰爭的最大原因，是中國政府受了英美的鼓動，而英美之所以這樣鼓動中國政府，乃是因為要消耗日本的實力。不消耗日本的實力，英美無法達到其在東亞的野心。

關於這一點，在我們不知道政治的內幕以前，是無法加以斷語。至少，我們不願說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也不敢說是不正確。

但是日本人却忽略了一件事，當然我不是指全部的日本人，就是中國的民族意識。假使說中國是被英美鼓動而與日本作戰的，那太不注意當時民衆的需求了。凡是親身經歷過的中國人，或是當時曾經逗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想必都能歷歷說出當時怒潮似的情形。林語堂在 *Moment in Peking* 中，也形容了這一點。假使說所謂民族意識，就是英美鼓動的成績，我是不承認的。我可以舉自己及自己的經歷為例。關於自己，我不必多說，我雖頗受英美文化

的影響，但絕不是一個英美依存主義者。我雖相當的研究過一番唯物辯證法，但絕不是一個共產黨。我之愛國，乃是因為我要愛國！關於自己的經歷，我可以說一件事。戰爭開始那年的冬天，我們一批中學生曾到一個鄉村去宣傳。在村長的歡迎會上，村長站起來說：「你們來宣傳，是多餘的，因為你們要宣傳的事，我們都深深知道了！」聽了這句話，我們大家都高聲歡呼起來。這與現在日本老百姓，沉着與英美作戰的情形，沒有什麼兩樣！日本現在的大學畢業生，都踴躍的參加海軍航空隊。而我的幾個朋友，在四年前，當他們十八九歲時，就拋棄了學業，去駕駛飛機。我極其欽佩日本人的愛國精神，而我們的一些有名無名的勇士，也都可以名標青史的。我抗議任何認中國人愛國精神為不純潔的理論！

民族意識是新名詞，就是民氣。善於利用民氣，就是能把握民心。政府是應該去領導民氣的，而民氣是一個政府的後盾。沒有民氣作後盾的政府，就算可以暫時成立，壽命是不會長的。如果日本不下一心，其作戰成績，我敢斷言，絕對不能像現在這樣美滿。和平運動如果沒有民氣的支持，也絕不會有現在的成績！忽視中國的民族意識，就是對中國的認識不足。誤解中國的民族意識，更是一件不幸的事！

民族意識絕不是排他。民族意識只是舉國的老百姓，希望自己國家的地位能自由平等，

對外爭求自己國家的國際地位，以求世界和平；對內使人民生活安定，以求國內一切事業的進展——有妨礙我們的，我們都要打倒；有願意幫助我們的，只要目的純潔，我們當然樂於接受。

重慶現在的情形，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能亂加以判斷。但是我相信，在那邊的老百姓都是愛國的，正如同這邊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都愛國的一樣——歷史最能解決政治意見的誰是誰非。而要成功一個政治意見，惟一的工作，就是把握民心。政治意見中絕不能缺少民心，而把握民心更能促進政治意見的進展，兩者是有密切的關係。現在常聽見的清鄉運動，新國民運動，以及抑低物價等等，那一件是可以離開人民，忽視人民的？

所以振興民族意識，是目前的重要務。中國民族意識之一時消沉，也無怪日本人忽視。日本人因此只注意中國大多數之不愛國者，而忽視像文天祥，史可法之流。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做第二個文天祥史可法的決心！如果我們民族意識正確的增高，所謂對華政策，也必定會有驚人的改變——我們要使世界各國對我們刮目以視，而這件事，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別人是無法做的。要成功這件事，惟有振興民族意識，與善於利用民族意識！

我祝願中國的前途，並誓為中國前途奮鬥！

## 二 留學生的問題

關於留學生的問題，我相信自己是有資格來說幾句話的。因為我是一個留學生，雖然會有一個時期我不願再作一個留學生，但是我現在仍然是一個留學生。我咒咀自己是一個留學生，也不高興得怎麼樣！

日本朝野現在非常注意留學生的問題，自未到日本留學前之準備工作起，一直到學成回國為止，諸凡學校及生活上之一切，都極其的注意。其原因據我觀察——我希望自己這觀察不錯，是因為中國留外學生中，日本留學生佔大多數，而抗日份子，又佔留日學生的大多數，雖然少數的親日份子，在和平運動中努力着。而大多數的抗日份子，仍是中國政治上有名的人物。一則因為從日本學了東西，回去抗日，在日本的立場的確是一件未被希望着的事。二則從今以後，中日關係的發展，和現在這些留日學生多少免不了有關係，而寄以相當希望的。高唱善待留學生，使留學生想到日本是可親的國家，而不是可仇的國家。站在留學生的立場，我是非常感謝！

至於中國的留日學生，為什麼回國後，大多數都要抗日？說起來，這筆帳是算不清，暫且不算的好。責己恕人，是聖人才能做的事。聖人之所以這樣勸導人，就是因為人們不能責

己，而專門責人。我就是一個最以爲自己愛恕人的人，尙且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何況一般年青人，要他們去做聖人，是談何容易！

可是，這並不是一件毫無辦法的事——雖然我也不能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不過，除了希望留學生儘可能的去找出自己的錯誤而改善之以外，我並不，也沒有這資格去希望日本人來找尋他們的錯誤。也許他們根本沒有錯誤，也許他們現在之注意善待留學生，就是已經改善其會有的錯誤。

我現在儘可能範圍中，找出了自己的錯誤。我想，或者有的留學生比我的錯誤多，有的却比我少。但是，我相信他們有的錯誤，至少一兩點，也就是我所有的。

第一，我們不該受了從小學以來的抗日教育，我可以老老實實而不紅臉的說自己是受了抗日教育而生長的。「性相近，習相遠」，我希望自己越學習多了以後，越改變自己在小學時先被灌進來的「偏見」。（我很高興自己能非常客觀的用了這兩個字。）我感覺到，如果我從幼稚園起，就來日本留學的話，也許不會有這「嚴重的錯誤」。

第二，我們不該口是心非。口上說的話，與心中所想的的不同。也許是心中所想的，口上不願或不敢說出來。無法，只得口上漂亮的說一套，而心中所想的又是一套。假使有誰口

上說出自己心中所想的來，那他也許就會吃相當虧，而也有人已經吃過這虧！「好漢不吃眼前虧」，中國人都知道這句聰明話。至於我現在敢多少說一點自己想說的話，也不過是因為天降生我一種不能改變的幸運——而這幸運並不是絕對的。曾有一個日本友人向我說，他說有一個日本人說，和中國青年都不能弄得非常好，因為他們口上說的話，和他們心中所想的兩樣。日本人頗有不少對中國青年失望的。但是，我堅決的相信，如果世間，口上所說的話能就是心中所想的時候，糾紛就會沒有了；就是有，也不會複雜得令人頭痛了！

第三，我們不該不聽話，意思就是我們應該聽話些。雖然不可能做一羣木頭人，也得多少有點「木頭」的性質。但是，錯誤就發生在我們都有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我的思想就與我父親的多少不同。）我們尚能以自己的思想去觀察及判斷一切。我自己也是不輕易放棄自己的思想，而去聽從別人的一個，除非別人的思想能使我心服。而這種人我也不是沒有遇見過，但不是在日本遇見的。

第四，我們不該常常和自己國家的人在一起，而應該常常和日本人接觸。前者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在國外遇見自己國家的人，倍生親切之感，大家在一起，無非談話及交換意見。而談話及交換意見，最易激動青年的熱情，青年人熱情一來了，任何事就不好辦了。



（但是青年人看來，任何事就好辦了。）後者據我自己意思，是很希望和日本人在一起玩玩或是談談的，我也有時和日本人在一起玩玩或是談談，既然已經來了日本，當然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着和日本人接觸的決心。但是，與其認識一個並非「有知人士」時，那我覺得，能避一點還是避一點好。因為這壞處，我想可以不必多說。

第五，我尤其感覺這點，我們不該保守中國的民族性，以致與日本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我要聲明一句，就是中日民族性也有些地方，是很相像的。）比如，日本人處事嚴肅，中國人處事總有點幽默的味道，而兩者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再比如，中國人之讀書方法，與日本人是不同的。日本人既不會採取中國人之讀書方法，中國人也不會採取日本人之讀書方法。雖然我也以為日本人之讀書方法好，但總不及「我的」讀書方法。兩個學生在一起讀書，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日本人，假使雙方都是氣量小的話，結果一定不會很愉快的！

有一天我們能改善這一切，那任何事都可以自自然然的成功了！

我說過我不希望日本人去找尋他們的錯誤，所以，我更不會去指摘他們的錯誤。我也根本沒有費很多時間與精神，去留意一些日本人的「無傷大雅」的錯誤。曾有一次，在電車上，一個酒醉了的日本人，罵我不該擋了他的路，雖然我很清楚的告訴他我也要從那一站下來。

我絕對原諒這個酒醉的朋友，因為他喝醉了酒，而且，最要緊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國人！

日本人不能因一兩個留學生而輕視整個留學生，我們也不能因一兩個日本人而對整個日本人抱有反感，換過來說，日本人不必因一兩個留學生而對整個留學生有着極大的希望，我們也不必因一兩個日本人而重視其全體。

我以爲我的這個「以爲」也許不合乎時代，但我仍這樣以爲，一切還是自自然然的好！留學生也沒有口上說得很漂亮的必要。日本人也不用過於「善待」留學生，我們——至少我——已經非常感謝，而有點「受寵若驚」了！

我衷心希望中日間真正的永遠的和平，因為中國人，據說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

## 六 我與日本

父親是日本留學生，父親與母親詩意的戀愛後，兩人一起來到日本，在日本過了婚後的生活，這樣我便生在日本。父親現在有着極多的日本朋友，我現在在日本讀書，也認識很多日本朋友。所以，我與日本的關係是很深的。

假使當初父親母親不要我了，不在我八個月時帶我回青島外祖父處，而將我丟在日本，永遠不要我；更假使有一位日本老太太，像牧田老太太（關於這老太太的事，看過父親「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人的，總不是生疏的吧。）看見一個小娃娃，很可憐而撫養成人，在東京或京都或神戶長到二十二歲的話，那這個我，也許不姓周了。也許叫什麼大郎二郎了。也許這個我，叫喚傭人時，一樣會拍幾下手以代之了。也許這個我，到那裏一坐下來，不管是什麼公眾場所，就會脫下自己的鞋子了。也許這個我，更喜歡喝酒，而喝了酒後，在非醉裝醉時，一樣會拍着手高聲唱歌了。但是，父親母親並沒有這樣不要我，我仍是不幸（這是消極的看法），或是，幸運的（這是積極的看法），生長在中國，受了中國的教育，愛好中國

像發狂一樣，所以上面說的幾件事我沒有一樣會做。就是一定要我做的話，也極其勉強。

反過來說，假使我現在要入日本籍，我想，不一定會受歡迎，因為我不能像吳清源那樣下得一手好圍棋。所以，不管我怎樣不滿意中國的現狀，不管我怎樣以爲中國現在是亂七八糟，我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這並不只是在封建時代才能說的話。如果有誰不讓我做中國人，我甯可立刻去死。

但是我對日本是極有興趣的，除了中國外，我想，我也應該最愛日本了。我愛中國是與愛日本不同的，愛中國，假使中國不愛我，我仍一樣愛中國。愛日本，假使日本不愛中國，就算日本非常愛我，我也不會愛日本的。這是我永不會相信宗教及與托爾斯泰思想不合的最大的原因。

當然，在我年紀更小一點時，除了據說自己是生在日本的以外，對日本並不知道什麼。頂多也不過聽說日本人是矮子（這點絕對不正確）和日本人就吃生的食物之類。而那一年，南京日本大使館的一位館員，忽然無所事事人不知鬼不覺的跑到紫金山上去住了幾天，驚動整個南京城的事，更使在當時是一個小孩子的我，覺得日本人有點莫名其妙。到現在，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了。

所謂對日本有興趣，並不單指好奇心。我下決心願意正確的認識日本，而更希望自己能使日本人正確的了解中國，尤其是中國的青年。但是，我這個決心，歷史也非常淺，不過短短的四年。比起中國的知日家，以及日本的「支那通」來，是小巫見大巫。可是，依青年的急進的說法，他們都是落伍者，一一將被時代淘汰。

我正式認識日本人，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從港到滬去看父親，商量來日本的事。談不到商量，我曾說我等三人（梅孝增兄我及羅伯偉弟）之來日本，實在可說是神使鬼差，說來就來了。在虹口，我第一次看見犬養健先生，很給我一個驚奇，想不到日本也有這麼文質彬彬的紳士，知道他曾是一個小說家後，立刻就愛好上他，因為那時自己正迷醉於小說，讀與寫作。第二位認識的是西園寺公一先生，他說的英文使我們很驚奇，在東京常和他在一起，會和他去滑雪一次。第三位是影佐禎昭中將，在我所有認識及知道的日本人中，我最佩服他，理由將來再說。第四位是伊藤芳男先生，他是我所見過的日本人中最不性急的一位。他陪我們三人從上海坐船到長崎，再到東京。我永遠忘不了，到日本的第一晚，在下關及廣島間的一個名叫富海的小站上下來，三人簡直像木頭人一樣的跟着他，那晚有很好的月亮，照着靜靜的海濱，如今想起來，就等於是一個古老的夢！

這是我最初認識的四位日本人，給我們的印象都非常好。至於還有很多其他友人，以後，如果一點熱情還在的話，我將陸續的寫下來。

現在，先說日本的衣，就是和服。當然，要一個中國人去穿和服，除非他非常習慣，是有一定感覺不舒服及不方便的。尤其是將腳分開來穿襪子（足袋），是一件令我們痛苦的事。但是從審美的觀點說，我認為，假使一位很漂亮的日本上流小姐，穿了一件很漂亮的和服，的確是很漂亮的。譬如冬天裏，在馬路上假使能看見上述的這樣一位小姐，因為太冷，圍着圍巾，縮着兩手用以遮住臉龐的下部份，而以小脚步很快的走着時，就可以欣賞一幅所謂有着「日本趣味」的圖畫。

至於食，我最愛「刺身」（就是生魚片）。有很多中國人愛吃「牛鍋」，我覺得與其吃「牛鍋」，那烤肉及涮肉的味道好多了。「天婦羅」的味道是不及中國的炸蝦的，而鰻魚太膩了，絕比不上我家裏的熱烘烘的一碗又辣又香的鱈魚片。惟有「刺身」才是日本特有的，淡淡的，因為作料有一點辣。吃「刺身」，有讀一首短短的俳句的味道，但是這些東西現在沒有一樣可以吃得到了。至於日本酒，我不怎樣愛，第一因為沒有漂亮的顏色，雖有點像香檳，但沒有那可愛的泡沫；第二進口太容易，沒有餘味；第三似乎太不兇。

中國人或是西洋人，對日本的房屋，大概都感覺不方便，坐久了，腿會酸得不能再站起來。一位日本太太和我說，假使她住到完全是地板椅床的屋子裏去，一定會不便之至。這句話對我們也許很奇怪，對他們却的確是這樣。日本的家庭及庭園之佈置，是極有「日本趣味」的，我很愛好。但與中國的趣味比較起來，我當然愛好自己國家的趣味。還有一件可說的事，就是日本的洗澡，立刻就使人想起男女同浴。男女同浴現在是絕對禁止了，但是我曾遇見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冬天，和伊藤芳男先生及伯偉去滑雪，去的地方是水上溫泉。到了的第一天，我們去洗澡，我和伯偉先去，進去後，看見裏面已經有一個女人，嚇得我們連忙跑出來，以為跑錯了地方。結果在外面看了半天，知道洗澡的地方只有這一個，只好等伊藤先生來，三人一起進去。

關於行，能說的有兩點，第一是日本人走路的姿勢既與西洋人不同，也與中國人不同。常常在東京能看見一位尙是可人的日本小姐，卻有着極其奇怪的走路姿勢。這是坐蓆子的關係。第二是日本交通之便利，及旅行事業之發達。以前我常常去山上或海濱住一兩天，但是現在不行了，外國人離開東京要有旅行許可證。

日本的風景是秀麗的，人人都這樣說，我似乎也只好這樣說。但是，每當我到一個什麼

山上去時，我往往想到去過的泰山。每當我到一個什麼湖濱時，我往往想到去過的西湖。我更想到國內的多多少少名山勝地。我去旅行時，總說是去休息休息，但每次回來，只是更感覺寂寞。在寂寞中才能思索，才能研究人以及自己！

關於日本近七八十年以來的進步，我絕對佩服。明治維新以來，採取了西洋的學識，更保有其本來的一切，（關於這本來的一切，常常引起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爭執。）以成功了一種他們所謂日本的特殊的文化。而現在更從以自由主義為基本的資本主義國家，一躍而為全體主義的國家。我卻以為日本是世界上最適宜行全體主義的國家，也可以說日本的全體主義，具有一種特殊性。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加以深切注意的地方。

而我們並沒有什麼可誇的，漢唐時的偉大，也僅只是歷史而已。雖然我們絕對應該愛好自己的歷史，但常常將一千多年至四千年的歷史以為誇耀，是一件可恥的事。雅典與斯巴達，現在也不過僅供後人憑吊而已，我們現在是不及人家的，我們應該從近百年回想起，為什麼我們會喪失香港、安南、緬甸以及其他其他，為什麼我們會有很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古時的文化，是從我們學去的。但是我們要深深記着這點，我們現在不能與世界一等強國正正式式作戰，而他們能。



我說過日本有很多「支那通」的，我非常佩服他們在各方面能形而上學的研究中國。他們能解釋上海或北平的洋車夫爲什麼要討價還價，比洋車夫本身還來得清楚。他們能說出中國人爲什麼不「快快的」而一定要「慢慢的」！他們更能指摘中國之糟糕，全在「要面子」，「馬馬虎虎」，與「沒有法子」。在他們眼睛裏看見的中國，與中國人眼睛裏看見的中國是不同的。但我仍然不能不佩服他們研究中國之頭頭是道。可是，我並不希望自己能研究日本像他們研究中國那樣——對於日本人之拍手喊傭人，我的解釋是他們認爲這樣較用口來喊爲有禮貌。對愛脫鞋子，不過是讓自己的腳舒服舒服，而被認爲在公衆場所是可以這樣做的。至於喝了酒拍着手唱歌，那不過是興致來了。我並不依自己高興去亂加以解釋。我絕不會，也永不會說日本人之氣量小，是因爲他們每天跑到對我們燙得不得了洗澡桶裏，而臉上卻有着「非常舒服」的表情（這四字還不够形容），哼着「氣持がいい」——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現在東京留學生非常多，過去，當然也非常多。但是，我曾聽見過這樣的說法：「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成功的，對日本卻不成功。中國到英美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是不成功的，而對英美卻是成功。」這說法，除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提到

中國到德國及法國及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外，僅在表面上看來，是予以同意的。原因是這樣，中國到日本來的留學生，很容易養成愛國心，結果回國以後，就成爲抗日家。而英美的留學生，在英美，享受了物質生活，跳舞，及西洋式的交際，回國以後，處處罵自己國家不好，而形成了所謂「英美依存」。關於這問題不是簡單就能討論的，但我的意思有三點：第一，凡是留日學生的抗日，都是說受日本刺激而成的。第二，現在日本所希望於留學生的，絕不應該是英美曾經得到的成功。第三，英美之是否成功，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總之，這種情形是不幸的，應該反省。最初我覺得應該反省的，是日本人及在英美的中國留學生。後來我覺得這想法，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似乎太自私一點。換在日本人的立場，應該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及英美人反省。但是，我再想想，這仍是不對的，聖人只求自己反省，不求人家反省。自私及不講理的人，是只求人反省，自己絕不反省。可是我再想想，在這種世界上，都是因爲要人家反省，才說自己在反省。我雖不願做一個聖人，但卻願常常反省——我的反省，也不過因爲自己有一個志願，我的志願是永遠愛好光明與純潔，以一顆誓爲全中國謀幸福的心，與阻礙中國進展的黑暗的勢力相鬥爭！

關於日本，我僅只說了我要說的千萬分之一。我仍在，而且永遠以客觀及正確的態度去

觀察，研究與思索，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假使我對自己不失約的話，假使那時我仍有一晚不睡覺來寫作的熱情的話，我將有一個具體的寫作計劃，我將很熱忱的貢獻自己研究的結果給我們的青年，使他們能清楚的知道日本，這是每一個中國的新青年所必需知道的事。這以後，每一個中國人，老的少的，都與日本有極深的關係，在這種情形下，假使我們不能正確知道日本的話，對於我們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我現在在東京讀書，每天和日本人在一起，他們關心我，我非常感謝。我想，也許我下次回國去，會遇見「一個我的理想」（這是不可能的），我與她戀愛再結婚；（如果上面是可能的話，這當然可能。）也許我倆像父親母親一樣的到日本來，（就算上面兩個都可能，在現在，這也是不可能的。）過着婚後生活；更也許我倆有了一個小孩子而並不將他丟掉，當他八個月或九個月時，帶他回國去的話，等他長大了，我希望他呼吸了中國的空氣，受了中國的教育後，願意上日本來，（我絕不強迫他來）像他的父親與他的祖父一樣。而我料想他，一定對日本也有着極大的興趣，更超過他的父親與他的祖父。但，我更希望的是，他，以及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孩子的孩子，永遠要記着這句話：「如果有誰不讓我做中國人，我寧可立刻死！」

## 七 夏遊小記

今年我第一次在日本過夏天，沒有回家。有人說我自己是想回家的，但是我家裏，因為某種原因，不讓我回去。說這話的人，既不了解我，更不了解我的家。沒有人可以強迫我做一件事，而我的家也從沒有強迫我做任何一件我不願做的事。所以，我安安靜靜的在這裏過着。從七月中八月底，去了兩個山上，兩個海濱，讀了一些書，思想了一些事情。

我無論如何該感謝我住的那一個區域的警察署，他們一點不麻煩的給了我三張旅行證。沒有旅行證，我不能離開東京一步。

最先我去箱根，是七月十六號動身的。在十五號早晨，我起來後，像是很隨隨便便的寫了下面三句：

「我模糊從夢中醒來，

聽了窗外行路人的語聲，

才記起自己是在人家的國裏。」

身。

寫完後，自己非常愛好。也更隨便的懷了這一種說不出的心情，在七月十六號清晨動了身。雖然日本現在限制旅行，比如到某一地方的火車票，一天限賣幾張，我也很順利的到了小田原，小田原是東海道線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鎮，從東京約需兩小時的火車路程。從這裏上山，四十分鐘到宮之下，這還是箱根半山上的一个溫泉。

在宮之下住到廿三號，偶然遇見犬養健先生一家，很高興的每天在一起玩，一起在游泳池裏游水。和犬養先生，也談些南京上海及重慶的事。餘下的時間，很舒適的讀着書。到箱根，我並沒有帶很多書，本來至少應該帶一本「經濟原論」的，九月我還有考試。但因爲我以前讀「經濟原論」時，絕沒有想到是爲預備考試，再加以自己很愛好張潮的那一句：「到名山去寫試驗論文，是最儂的事。」——這句是我從「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知道的。所以。我並沒有帶。帶的只是一本預備隨手翻翻的「論語」，陶希聖的一本「中國政治思想史」，及臨時從書架上拿下來的，一個德國人的「瑪麗安東尼傳」。最後一本，我花了三個晚上讀完。像是自己也生活在一七八九年左右的法國皇宮裏一樣。

犬養小姐和我談起「浮生六記」和「紅樓夢」，她說她最近在研究中國文學，問我「紅

樓夢」中最歡喜誰。我知道這個問題，她是從林語堂學來的，我記得「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林語堂說歡喜黛玉的是理想主義者，歡喜寶釵的是現實主義者。對大養小姐的問題，我笑着很難回答。其實，我是有回答的，我的回答是，兩年前我歡喜黛玉，一年前我歡喜寶釵，但也可憐黛玉。可是現在，我最歡喜的是，從黛玉身上拿出一點，寶釵身上也拿出一點，再從其他每一個人身上，比如湘雲，襲人，晴雯等等，都拿出一點，而合起來的一個人。當然，我很清楚這樣一個人是難得幾乎可以說沒有的。所以，我每一個人都歡喜。我歡喜黛玉的那些可愛的地方，也歡喜寶釵的那些可愛的地方。只要我認為有可愛的地方的人，我都歡喜。但是我堅決的相信，假使有那一個萬全的人出來的話，我還是最歡喜那一個人的。

大養小姐更和我談起中國新時代的小姐，我說，尤其是上海的小姐，她們太新了。假使她們能用中國古來的一些神祕的色彩，只適宜的用一點的話，那定可以顯得更可愛些。她們不一定能做「李清照」，但做「芸」是可能的。

有一晚很好的月亮，山路上走了很久，覺得看月亮總應該是在海濱。

二十三號再繼續上山，到蘆之湖畔，前年春天曾和母親及妹妹來此。看見了沒有雪的富

士山，沒有雪的富士山是不及有雪的。富士山據日本人說最能代表「日本趣味」，但是我覺得並不怎樣。也許我不是日本人，假使是，一定也很自然的感覺富士山是靈峯了。我看起來，除了是一座有點特別的山以外，太單純，及過份的嚴肅。

假使一個國家的名山勝地，經過「國際觀光團」之類一宣傳，那這個國家的名山勝地之存在，就像這國家的外交部，陸軍部，及海軍部一樣了。我很久以前就這樣感覺，所以，我愛好中國的深山，深山裏的古寺；和出家人一起生活，每天聽着鐘聲！

蘆之湖旁住了很多德國水手，晚上，其中一個奏着很美妙的手風琴。他們一定非常憶念遠隔重洋的故鄉，無形中，我覺得自己很了解他們。

二十五號坐公共汽車，經過有名的十國峠，到了熱海。是一個海濱的溫泉，除了靠海以外，毫無可取。三年前曾和伯偉來此，三年前來這裏是一種心緒，三年後來這裏又是一種心緒。於是我問自己，假使再過三年後，再會來這裏的話，又將是一種怎樣的心緒呢？我文不對題的回答：海仍是一樣，海上的雲也似乎仍是一樣！

廿六號早上四時，忽然醒來，看見海面上的紅光，爬起來，欣賞上了一場海上的日出。我說自己隨手檢來一個幸福。到了下午，又回到宮之下，從熱海坐火車到小田原，只需三

十分鐘。

二十七號在報上看到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不覺爲之一驚。旅館中的人，都似乎很震動。我從頭到尾的想了一番，覺得至少，那些研究全體主義的書，關於法西斯蒂的一部份，是該重寫了。

在這裏，我又發現日本人生活態度和中國人不同之一點。在旅館裏，住有一對穿得很漂亮，長得也不難看的年青夫婦。吃飯時，兩人都板着臉，一句話不說。我很奇怪，既然來這裏過一個假期，爲什麼不快快樂樂的輕輕鬆鬆的生活。總之，吃飯並不是一件苦痛，而是一件快樂的事。何必兩人都板着臉，好像在吵架一樣。（當然，我不能說他們在自己房間裏也是如此。）我相信，一定是男的先板起面孔的，因爲假使那男的笑嘻嘻的，那女的一定不會板着面孔。而如果那男的板着面孔，女的也絕不會笑嘻嘻的。那樣，也許男的會瞪她一眼。假使是中國人，至少，假使是我，我一定不會這樣，只要我不厭惡自己的太太，或是自己的太太不厭惡我，（如果有一方厭惡，就不應該很不自然的在一起，尤其是沒有補救的方法時。）那我一定笑嘻嘻的吃一頓飯，每天像生活在開玩笑中似的和她在一起。我要使自己快樂，更要使她覺得和我在一起是快樂與幸福的。這樣做，絕不是錯誤。反之，板着面孔，既



對不起自己及太太，更對不起這美麗的人生。大家笑嘻嘻的，不但自己高興，看見的人也高興，旁邊站着的侍者及廚房裏的人，都一定非常高興。我希望日本人注意這點，而能改良的話，那我相信，他們一定更能使自己受歡迎些。

二十九號回東京，東京極熱。家人該又在園中乘涼了，我這樣懷念着。

八月二號到鵲沼，離東京很近的海濱，住在高島先生的別墅裏。很感謝高島夫人之招待我。鵲沼的海岸很危險，到了那天的黃昏，去海濱散步，就看見一個溺死的人。因此高島夫人很擔心，我也小心的玩了一星期。

八月二號的早上，有一個可愛的日本人——其可愛的原因寫在下面——一看見我就連說恭喜恭喜。我很莫明其妙，不知喜從何來。他看見我驚奇的樣子，接着說收回上海租界實在是可喜的事。我恍然明白後，連忙謝謝他。以前，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那次是因爲德義承認國民政府。

鵲沼的幾天海濱生活，很使我身心愉快。我愛海濱，雖然也愛山，但更愛海。該說愛水，我愛海，愛湖，愛浩浩的長江，愛兩岸桃花夾柳的小溪。我並不是說自己是智者，也絕不承認自己不是仁者。我愛動，但更愛靜。所以，孔老夫子說的話，有很多我是不能予以同

意的。

浮在海上，看藍天上的白雲。在香港時，我稱之爲雲船。很憶念一些關於海的事，像非高高大叫一聲不可的憶念。

讀「哥德格言集」，最愛下面兩句：「全人生是這樣的，希望的事，不能做到，能做到的事，不是希望的。」及「所有抒情詩的事物，在整個應該是合理性，而在個個之點，應該是非理性的。」嘆息似的說，哥德畢竟是哥德。

六號從東京轉來父親的信，很長的一封，說了很多事，最重要的，是要我不要做一個詩人，而要做一個去鬥爭的事業家。這是父親第二次和我說到這點，第一次是五年前從重慶寄到香港的一封信中。那時，我只是讀讀而已，並沒有承認父親說的是對的，也沒有說父親說的是不對。後來，我漸漸知道父親是對的了。至於這次，我不知該怎樣回答父親，因爲我認爲自己已經開始走上鬥爭的路上，而不再那麼風花雪月了。但是，我絕不願自己失去那一點詩情，我永遠認爲沒有詩情的人，是領略不到人生的美的；雖然，也不會嘗到像「往事知多少」的憂愁。

父親的信件使我思索了一個晚上。

八號下午回東京，十一號又動身去日光。日光位於東京的西北方，約需三小時火車，與箱根正是反對的方向。在山下住了兩晚，去看了東照宮。三年前的秋天，和孝增及伯偉曾來此，那時我正是最「多愁善感」。記得那晚冷極，寂寞的半弦月，一個人出去在林間散步，拼命向黑暗處走，忽然怕起來，急忙的跑回旅館。

十二號下午，雨後，天空中橫貫了兩道彩虹。我靜靜的望到消逝了為止。虹的成因，本只是科學上極簡單的事。但我却願以詩，或是以神話來解釋，其得到的結果，我自己是非常愛好的。

十三號繼續上山，山上極涼快，早晚像十月的天氣，再加以下雨，完全是秋天。

中禪寺湖像是比蘆之湖大些，也像是美些。旅館前面是一片樹林，樹林前是一條公路，公路旁就是湖。假使在公路上走着，很想起會看過一張影戲裏的一片景色，那影戲裏還有一首不知名的但很熟悉的歌。於是，我也哼着那首歌，冒着細雨，從湖的這邊，走到那邊，再走回來。好像這滿山烟雨，是爲我撒的。

出乎意料的，旅館中居然有很好的酒。幾個月不知酒味，嚐了一點。同去的朋友有點酒意的說，喝酒就想家。我笑着沒有說什麼，當我在香港時，我就說過，家，最好的時候，是

在回家及離開家的公共汽車上。因為那時，每星期從學校回家，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車。我很了解這點，朋友想回家，等他回去兩三星期後，他一定又想出來。

旅館的飯菜不但不好，而且不够，所以，老是在肚餓。一天下午，下了決心，兩人走了三里多路到中禪寺去，想找一家飯館吃點什麼。我們以為一定有魚，結果找到一家，魚是有。我們仍是吃得不够，再問還有些什麼，說是有肉，我們很奇怪的要了，實在想不出這小飯館怎會有肉的。緊張的等着，兩人都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過肉，很高興。說是肉來了，煎的豬肉。兩人痛快的吃着，忽然互相望了望彼此的樣子，不禁大笑起來。這樣子只有久未吃肉的人才做得出來的。

當然，人並不是一定非吃肉不可的。但是，人是非吃飽不可。人不吃飽，什麼事都不能做，就是做，也一定很沒有精神。

吃完肉，我們再走回旅館，來時要四十分鐘，我們像只費四分鐘的走回去。自己像是又得到了一個什麼新的經驗。

我極愛這山中的湖。

清晨，我坐在湖濱，望着靜靜的湖，靜靜的山，靜靜的天，只有天上的雲，稍帶聲息的

在移動。湖中的雲影，也從這個山頭，移到那個山頭。聽着拍在岸邊的水聲，我靜靜的想，似使我跳下湖水，永遠不再起來，那才是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裏。

黃昏，我也坐在湖濱。夕陽使湖水成爲金黃色，遠山更濃了。山頭的雲，也更厚些。似更有雨意，晚風也更冷些。暮色漸漸降下，湖水漸漸變成蘋果綠色。湖水也似乎更深了，我的心也似乎更像這湖水。看不見湖的對岸時，我慢慢走回去，天邊閃着最早的一顆星！

要我不回憶是不可能的，要我不希望也不可能，要我不依戀現在，更是不可能。我像是一秒鐘也沒有荒廢過的生活到現在，該努力時，我努力了。該笑時，我笑了。該憂愁時，我也毫不做作的憂愁。也許有人會說這太富感情，但是，我並不能同意這句不美的話。單生活在過去的人，是不幸的。單生活在現在的人，太傻了。單生活在將來的人，僅只會做夢。我生活於三者。

十九號經過了戰場原，到湯元，是從中禪寺湖上去的山的更深處。一個僅只需要三分鐘就可以走完的鄉村。但有溫泉，到處都是硫磺味。在一個極小的日本旅館中，住了一晚。曾使人想起一切是在寂寞的旅途中。來日本，是旅途。來日光，是旅途。來湯元，也是旅途。根本，人生就是一個旅途。

我所佩服的魯迅先生會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我覺得，路的確是人走出來的，但是現在，僅只是走，是走不起了，我們應該打開我們的路。路傍的一些花草，只是些點綴而已，最要緊的還只是一直向前打過去。

二十號早上，像逃避什麼的，回到中禪寺。

從湯元回中禪寺湖的第一天，因為實在受不住這一片靜靜湖水的引誘，終於跳下湖中游了水。是一個美麗的早晨，溫暖的太陽像是秋天，藍得似乎看得見最深處的天空中，只有一點雲絲。微微的一陣風吹來，這僅有的一點雲絲，也漸漸消逝在藍空中，不留一點痕跡。但是，空中仍繼續不斷的有着那一點雲絲。湖像一面鏡子，我先試了試水，有點冷。摩擦一會自己的身體，跳了下去。水冷得刺到我的心。游了沒有多遠，水更冷起來，清新得像自己剛生下這世界上一樣。我繼續游了點，離岸較遠了，忽然怕起來，帶點慌的急忙游回來，爬上岸，躺着，一眼看見藍天，似乎自己飛上了天，在天上打了一陣滾，剛飛回來一樣，我微微笑起來。

我仍有點怕，我無法使自己跳下湖去，像自己說的，永遠不再浮起來。我甚至不敢游遠，或是多游一會。我雖愛好這大自然，但我更愛這人間社會。我之愛好大自然，只是因為

當我在人間社會中感到有點疲乏，有點厭倦時，這大自然可以恢復我的精神，我的勇氣。紀德曾說，他年青時，愛親近自然，年紀大了，却愛和人類親近，我也這樣感覺。不過，我覺得，等我更老時，我仍會去親近自然的。

我在欣賞自然，但不去研究自然。在研究人間社會，但不去欣賞人間社會。

二十四號黃昏，在湖中釣了魚，據說傍晚容易釣些。坐了日本式的船到湖中，放下釣竿。結果是釣到一條約有一尺的鱒魚。我並不怎樣享受這釣魚，我享受的是一天晚霞，一天這無法形容的晚霞。那幾分鐘，永遠在我眼前。晚風吹過，極冷，又沒有多穿衣服，竟抖索起來。

二十五號中午，我忽然發燒了。知道是因為釣魚時受了涼的關係。熱度很高，三十九度。我不知該怎樣安慰自己的，立刻睡下，來吃了一口不知叫什麼的能治發燒的藥，頭上也放了冰袋。從下午兩點鐘睡起，非常不舒服，全身像火燒着一樣，神智也不清，胡思亂想，忘記了一切，也似乎記起了一切。一直到四點多鐘才醒來，好些，開始出汗。再睡到晚上，更好多了，只有三十七度。人清楚得多，也放心得多。晚飯也吃了，而且很想吃。一切是很快的來，很快的過去了。睡前，又喝了一杯「Hot Whisky」，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起來，

和平時一樣。

我着實嚇了一跳，幸虧二十小時內，立刻好了。否則，在山上，還要下山去請醫生，還要通知東京。通知東京，問題就大了。甚至於，更要通知家裏。一點小病是沒有關係的，使家裏遠遠擔心，却是極不願意的事。就要我想到，假使母親接到一封電報，說是我病了，她不知會怎樣急時，我似乎立刻就好了。

生病不是好事，在國外生病更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生活本該是生活在親愛人們之前，生病尤其該生在親愛人們之前。我從此以後，應該更小心自己的身體，以免「英雄最怕病來磨」。

在中禪寺繼續住到二十九號的下午回東京。

這一個多月，我很有價值的生活過去，又知道了更多的事，我去了日本的鄉村，山脚下叢樹林後，炊烟陣陣，才知道那裏是有人家的鄉村。我不能說那不是和平的，那裏一點沒有戰爭氣息。但住在那裏的人們，也一定想不到，有很多可愛的鄉村，本來是像他們的鄉村一樣和平的，現在是看不到炊烟了，是變成廢墟了。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有這樣的幸與不幸，又是誰使人類不幸的！



像是休息一會的，我又該繼續我的有規則的充實自己的生活。我很高興自己能下決心再到日本來，這是一件不能再對的事。假使自己不來的話，有許多更正確的事，我是無法知道了。也無法親身經歷一些，不來日本是永遇不到的事。假使我現在還在國內，還在南京或上海，我也許會被一時的色彩所欺騙，而忘記天總歸是藍色的了。但是，我又記起這句話，爲了證明天是藍色，是沒有跑光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的必要。

不會沒有陰天，不會不下雨，但是，天永遠是藍色的。也許有黑暗的時候，也許有痛苦的時候，但是只要埋頭努力，光明總將是我們的。

法蘭西戰線

Andre Maurois 著

汪吉人譯

實價二十元

本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以英國遠征軍爲中心，敘述德法戰線膠着時期的情狀，下篇敘述法國潰敗前夜的種種景況。著者本愛國的熱情，將此近代國際上的一大悲劇，以流暢清麗的文筆，作生動翔實的敘述，我人讀後，對於法國敗北的原因和真相，當可得一明晰的印象。

法國的慘敗

Andre Maurois 著

萬扶譯

實價二十元

本書著者爲法國當代有名的小說家暨傳記文學家，這次歐戰發生以後，他隨軍担任宣傳和聯絡聯軍的工作，與英法兩國的當局，都有密切的往來。於法國對德意休戰以後，他將這次法國慘敗的內幕，詳述其始終，撰成本書。其文筆之生動可作報告文學讀，其報道之忠實可作最近歐戰史讀。

怪傑希特勒

Louis Fischer 著

岑政譯

實價二十元

希特勒爲當世的一大怪傑，在近數年來的世界動亂中，他是一個重要主角。本書著者曾親往德國考察，搜獲史料甚富，其記述非如俗流傳記僅叙其身世與行狀，而是將其誕生、長成、登台與發展的世界背景與過程，作一生動詳實之解剖，足使讀者不僅理解希特勒之爲人，抑且認識現實世界之真象。

今日的蘇俄

楊光政· 陳懷玉合譯

實價二十元

蘇聯在此次歐亞兩大戰爭中演着什麼角色？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前途怎樣？其國內實情與國際關係如何？這些複雜的問題，在本書內都有明白的解析。中凡集譯萊翁勃倫、尤特萊女士、史諾、托羅茨基等權威作家之著述二十餘篇，誠為認識蘇聯新面目之最好的讀物。

蘇聯內幕

Louis Fischer 著 楊君立譯

實價二十元

本書著者，嘗以新聞記者的身份，留居蘇聯多年，其所接觸到的人物，上至各派領袖，下至普通民衆，對於蘇聯的種種實情與祕史，無不詳悉其內幕，而娓娓寫來，尤其活潑動人。故此書既可作蘇聯發展史讀，又可作寫實的故事讀。凡注意此唯一共產主義國家之蘇聯者，均應人手一篇。

從大戰到大戰

實價二十元

Louis Fischer 著 岑玖譯

本書內容計分二部：第一部為「大戰回憶錄」，中分三篇：（一）「第一次大戰後之歐洲」；（二）「第二次大戰初之歐洲」；（三）「第二次大戰的爆發」。第二部為「未來的世界」。著者以親身之經歷，具體的事實，生動之文筆，詳述二次大戰間的歐洲情況，趣味濃厚，論析精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八日出版

日本概觀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十五元

外埠酌加包紮郵費

著者 周 幼 海

出版者 新 生 命 社

發行者 新 生 命 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  
772223

772223 100



每册十五元